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五卷灤陽消夏錄五

5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五卷灤陽消夏錄五

原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網址：http://tw-book.com

出版日期：2014 年 8 月 30 日

電子書定價：49 元

ISBN: 9789869091145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灤陽消夏錄五

目次

原序	6
鄭序	8
詩二首	9
卷五序	10
妻帶母嫁	13
曹自立	13
討債鬼	14
強鬼衰人	15
有施必報	16
陰訟	18
艷婦再嫁	19
無心布施	20
鬼殮	20
以財為命	21
師爺們	22
秘戲	24

- 周倉 24
輪迴 25
文昌司祿君 26
狐妾 27
火大 30
不可欺神 31
做神去了 31
取貌為友 32
是狐沒有鬼 33
明器 34
寒士焚卷告狀 35
鬼打架 37
道旁麗人 38
同死難活 38
稽古考證 41
驢說話 42
狐族大戰 43
禮諭 44
事死如生 45

- 回煞 45
詩奪命 46
扶乩畫家 47
雌老虎 47
龍雨 48
氣衰 50
女殤 51
楊義 51
黑犬四兒 52
狐看狐如何 54
蔡良棟 55
不當殺 57
悍魂 57
僧道官憤憤 58
吸毒石 60
語忘敬遺 61
張真人 63
樹精遇木匠 63
理直 64

鰲寶 66

孤樹上人 67

夢筆生光 67

晚年得子 68

第五卷 灤陽消夏錄五

仿雕版新編 70

原序

文以載道，儒者無不能言之。夫道豈深隱莫測，秘密不傳，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訣哉！萬事當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汞瀉地，顆顆皆圓；如月映水，處處皆見。大至於治國平天下，小至於一事一物、一動一言，無乎不在焉！文，其中之一端也。文之大者為《六經》，固道所寄矣；降而為列朝之史；降而為諸子之書；降而為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足以明道。再降而稗官小說，似無與於道矣。然《漢書·藝文志》列為一家，歷代書目亦皆著錄。豈非以荒誕悖妄者雖不足數，其近於正者，於人心世道，亦未嘗無所裨歟！

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壇酒社，誇名士風流。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懶於考索，乃採掇異聞，時作筆記，

以寄所欲言。《灤陽消夏錄》等五書，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故誨淫導欲之書，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雖紙貴一時，終漸歸湮沒。而先生之書，則梨棗屢鐫，久而不厭，是則華實不同之明驗矣。顧翻刻者眾，訛誤實繁，且有妄為標目如明人之刻《冷齋夜話》者，讀者病焉。時彥夙從先生游，嘗刻先生《姑妄聽之》，附跋書尾，先生頗以為知言，邇來諸板益漫漶，乃請於先生，合五書為一編，而仍各存其原第。篝燈手校不敢憚勞，又請先生檢視一過，然後摹印。雖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傳，然魚魯之舛差稀於先生教世之本志，或亦不無小補云爾。

嘉慶庚申八月門人北平盛時彥謹序。

鄭序

河間紀文達公，久在館閣，鴻文鉅制，稱一代手筆。或言公喜
詼諧，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今觀公所署筆記，詞意忠厚、體例謹
嚴。而大旨悉歸勸懲，殆所謂是非不謬於聖人者與！雖小說，猶正
史也。公自云：「不顛是非如《碧雲駝》，不懷挾恩怨如《周秦行
紀》，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真記》，不繪畫橫陳如《秘辛》，冀
不見擯於君子。」蓋猶公之謙詞耳。公之孫樹馥，來宦嶺南。從索
是書者眾，因重鈐板。樹馥醇謹有學識，能其官，不墮其家風云。

道光十五年乙未春日，龍溪鄭開禧識。

紀昀 詩二首

千生心力坐銷磨，紙上煙雲過眼多。

擬築書倉今老矣，只應說鬼以東坡。

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搜羅鬼一車。

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卷五序

真喜歡紀曉嵐這位大才子，我有許多想法，與他書中的許多故事裡的說法不謀而合，然而他是清代大官，文學史上有名的大手筆，我是現代的家庭主婦，千古不同，性別有異，身分更是雲泥有別，況且他生時正是乾隆盛世，我卻生逢末法之代，毫無辦法啊！

若在當時，我已是個老嫗了，連個嫗都不是，我若以今日世間的光怪陸離對之，想必他也會驚訝不信吧！

紀曉嵐檢驗人間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一件事，人人都做，將會如何？他自己不能明白的事，他寬容，也承認自己不能判別，更不能說三道四，此人睿智無比，心量更是宏大，他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也絕不會再添一句「是為知」來自欺欺人。

我喜歡這一卷裡「孤樹上人」的故事，文雖短，真歡喜，紀曉嵐是家學淵源，自祖上起，人人都內斂無比，他還自說幼時能見彩衣小兒呼他為弟，還來陪著玩，所以他認為「事死如生」，卻還要論說鬼投胎不投胎的事，說的都是人間道理，以死喻生，以生喻死，還分強弱！這人簡直太有趣了，他也真的是悲天憫人啊！

他一再強調人鬼殊途，也有報應之說，他也認同不是不報，是時候未到。

且不要自尋煩惱，事了不必再結怨，讓好花自謝。且要一心寧定即可，更不必剛愎僵板不知貫通，凡事、對人都要留有餘地，這些我都認同。

難怪我順寫《閱微草堂筆記》這樣順利，我也是個調皮的人，更是個心軟的婦人，這不是婦人之仁說，而是凡事都要學習寬容看待，不要鑽牛角尖，也不要自尋死路啊！現代人也許不懂，所以把人生寄在別人處，要父母、親友和愛人負責，旁人不能負責，便生出了躁鬱症、憂鬱症和強迫症，將症狀當成病來醫治，每天必要吃藥控制，都吃壞了腦神經，活見鬼的不少！真不知是被誰控制了？還是被自己嚇住？只好再找藥物負責了？

現在更有一種人，惟恐天下不亂，自己喜歡補風捉影，到處嚷著說有鬼，還跑去拍鬼影，說的有眉有目、有圖有影為證！那能證明什麼？人們沒事，還是多曬曬太陽，多看看山川地貌，少去人多的地方，好奇的事也別瞎起鬨，這樣也許人心能平安些。

妻帶母嫁

鄭五，不知那裡人，他攜著母親、妻子，搬來到河北河間府，做木工養家。鄭武病了，將死以前，他對妻子說：

「我本來就窮無立錐地，你又手拙，也不會做什麼事，都沒收入了，我怕以後老母親會凍餓死了。今天，我與你約定，如有人能為我奉養母親的，你就嫁他吧，我死了，也絕不會有恨。」

鄭五死後，他的妻子真的找了一個肯替她養婆婆的人嫁了，鄭母才藉以存活。但是如果侍奉事稍有懈怠，家裡都會發生來路不明的聲音，就像那打破磁器，或是拗折竹枝的音。

有一年冬天，婆婆防寒的棉衣還沒有著落，鄭母冷的都哭了，家裡忽然大聲如鐘鼓擊敲，連牆壁都會震動！就是這樣擾攘，又過了七八年以後，直到鄭五的母親死了，那些怪聲也就自動消失了。

曹自立

佃戶曹自立，粗粗識得一些字，也不多。他偶患寒疾，頭昏腦脹之中被一個衙役一樣的人帶走了。

途中又遇到另一個衙役，那兩個像衙役的人拿著簿子對照，居然是誤抓了人！那兩人互相埋怨，還罵來罵去，沒辦法了，只好又將曹自立送還。

回途中，他經過了一處，壘石為城垣的地方，方圓大約有一里大，牆內內濃煙紛湧，滾滾如沸，還有紫色燄火熊熊燃燒。

門額上有六個字，每一個字都巨大如斗，他也不能都看懂，只是記住那些字的點畫，等回到家，醒來說出來了。他跟據自己所記住的偏旁筆劃推敲，好像是寫著「負心背德之獄」。

討債鬼

世人都稱早夭的兒子為討債鬼，是有根據的說法嗎？

盧南石說，朱元亨的一個兒子病重，纏綿病榻時，呻吟的自言自語說：

「還欠我十九金。」

隨後醫者開出藥單，買了人參入藥，藥還沒煎成，他也沒來得及飲下，就死了！買藥的價格，恰恰就是十九金，那是最近不久，鄉里間傳聞的事。

也許有人說，四海之中，一日之內，早夭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都是前生被欠債，投生來討債的嗎？怎可能有那麼多討債的啊？

然而死生轉輪，因果循環，如恒河之沙，積數之多不可以測算；又如天

空之雲，變換的姿態萬千，也讓人不可以思議，這是很難一概而論。

然而這種事，真的好像是冤衍糾結，也多有聽說，都是出生在那些有錢人家。

老子說：「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人之一生，沒有人能逃脫「利」的枷鎖的啊。

這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你得了，則他失了！你盈滿、則他虧損。生出了巧詐搶奪，也生出了恩怨情仇。人們的業緣報復，延及三生。看謀利者有多少，就可以知道討債的更多了。

《史記》司馬遷寫：「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君子寧可信其有，或許也可發人深省啊。

強鬼衰人

鄉里有婦人新寡，她丈夫才死不久，就有人買通她鄰家的老女人挑逗她。夜裡，那男人進到寡婦的房間，關了門，兩人正準備上床，忽然！房內的燈光變綠變黯，燈光縮小小如豆，隨即爆然一聲，紅燄四射，直徑二尺多，大的像一面鏡子，中現人面，竟是她剛死不久的丈夫啊！

那對男女一起大叫一聲！雙雙仆倒在床上，家人驚視，姦情事敗了。

也許有人會疑惑，寡婦墮節的很多，何以只有這家的鬼魂有靈？能讓偷情的人事敗？

我則認為，鬼也是有強有弱，人也有盛有衰，這隻鬼本就是強鬼，當時又值那二人很衰，所以鬼魂能出現為厲。

其他飲恨黃泉的，冤纏數世者，不知有多少？是不是從此以後，就神隨形滅了也有，或也許又被妖物所憑附，轉作變怪，恐怕也是有的。

然而妖不自興，因人而興，都是幽魂怨毒之氣，私相感召而來，邪魅於是乘機而假借，要不然，古代魯國的寡婦陶嬰她家，為何從沒聽說過，有什麼鬼怪出現啊？

有施必報

羅仰山名通政，在禮部的時候，被同時當官的同事所傾軋，動輒掣肘他，他是步步難行，如同行走在荊棘叢中！羅仰山性情素來迂滯，不能變通，漸漸的悲憤成疾，他生病了。

一日，羅仰山鬱鬱在家枯坐，忽然夢見到了一座山中，那裡繁花似錦，流水潺潺，風日清曠，他覺得自己神思開朗，胸中的鬱悶頓時消散無蹤。

羅仰山沿著溪流散步，見到了一處茅舍，有老翁請他入室小坐，兩人言

論頗為融洽。老翁問他，何以有病容？羅仰山將內心的痛苦，都說給老翁聽，那老翁嘆息的說：

「這是有夙世之因，是前世結怨，這也是你所未解的冤家啊！」

你七百年前為黃荃，某即徐熙。徐熙之畫品，本居於黃荃之上。黃荃恐他奪了供奉之寵，巧詞排擠壓抑，終叫徐熙一生沉淪困頓，最後還含恨以終。

其後來，你兩人輾轉輪迴，都未能相遇。今世也是業緣湊合，同生一時，他當然要快意報宿仇了。

你前世加諸於他的，就是他現在加諸在你身上的，你又何必憾恨呢？

無往不來，那是天之道；有施必報，是人之情。既然已經種了因，最終當是會結果了，發了契機，就像磁石吸鐵，不近則已，近則吸而不解；

其中的怨毒鬱結，就如同石之含火，不觸則已，觸則激而立生火星。若不讓它發出，終是不能消釋，就好像疾病隱伏，也必有驟然發作之日；

這一切也總是會相遇合，就像日月之旋轉，必定有交會之時。然則種種害人之術，到最後，恰恰都會害到自己而已。

我的過去生中，與你有老交情，因為你還沒醒悟，所以將這些三生舊怨，都說給你知情。

你與他前生的怨念，今生已經都結果了，從今以後，慎勿再造因就可以

了。」

羅仰山灑然似有省悟，與人爭勝負之心，頓時消盡。數日之內，宿疾心病全部消除了。

這是我十幾歲的時候，聽霍易書先生說的故事。

也有人說：「那是衛公延璞的事，是霍先生誤記了。」當然這種說法，是沒有明證的，這我也一併記下來了。

陰訟

田白巖說，康熙中葉，江南有「征漕」之案，當時的官吏伏法，被殺的好有幾人。數年後，早就伏法的官吏中，其中有一人的魂，降乩到他的友人家中，還說自己才在冥司訟告某公。

友人駭說：「某公是個循吏，奉公守法、清廉賢能的官聲好，況且他現在是總督兩江的大官，征漕之案已經過了十多年了，你何以無故要告他？」

乩又書寫：「造成此案並非一日之故啊。當初案情剛開始發生之時，只要褫貶一個官，處罰一二個吏人，就可以消患於未萌之時。」

某公為了博得忠厚之名，坐視不理，養癰不治，久而潰裂，導致我們多人竟被殺害罹難，當然我們是罪人，是不能對執法者報仇！

然而追根究源，都是某公當時的顛預所造成的，不告他！告誰啊？」書寫完畢，乩遂不動了。

到現在，也不知道九幽之下，定讞如何。《金人銘》寫著：「涓涓不壅，終為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古之聖人真是有遠見啊，然而此鬼所說，也不要以為是無理的啊。

艷婦再嫁

里中有一個姓姜的某人，快死了，他遺囑叫他妻子不能再嫁他人。婦人哭泣著答應了。後來有人驚艷那姜太太的美色，出重金，要買她為妾！

婦人才盛裝上車要出嫁，姜家養的大狗忽然人立起來，狂吠怒號，兩隻前爪抱著那個婦人，張開獠牙撕咬那婦人的臉面，還將她的鼻頭咬下來，並挖瞎了她的一隻眼睛。

婦容既毀，買她的人，竟然當場棄之不娶了！後來，更無人來覬覦她了。這是康熙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中間的事，里中的老者，當年還有人曾親眼目睹這件事，還活著的人都說說：

「那是隻義犬，愛主人以德；也是一隻聰明的狗，能攻病之本。」

我認為，那隻大狗，斷斷不能有這種見識和思想，應該是她亡夫的厲鬼

來附，才會變成這種下場。

無心布施

愛堂先生，曾經飲酒夜歸，所騎的馬忽然受了驚嚇逃逸了，黑夜中，曠野裡草樹叢生，黑暗難辨，地上更是溝塹凹凸，蔓藤攀延、長草打結，他幾次幾跌倒，走的顛三倒四，狼狽不堪。

隨即有個人從左手邊的方向向他走來，一手挽轡牽著馬，一手扶掖起愛唐先生的手臂，他說：

「老母以前蒙您拯救接濟，今天我來救您，免於斷骨之厄啊。」

愛堂先生問他姓名，那人轉瞬間竟然消失無蹤。先生自憶生平沒有做過那事，不知那隻鬼，說的是什麼時候的事？

幹嘛要知道？佛經所說的無心布施，是功德最大者啊。

鬼殮

張福，他是杜林鎮人，從事個跑單幫的行業。有一日，他和里中的強豪爭路，強豪揮拳撲他，將他推墮石橋下。

當時河水才結成堅冰，冰的觚稜如鋒利的刀刃，張福摔落河中，正中頭

臉，當下顛骨破裂重傷，奄奄只存一息。

里胥故意罵那個強豪，隨即連地方官都知道了，那個官，想要在這官司上敲一大筆錢財，當下迅速發出公文，起訴那個強豪，眼看就要對簿公堂了。

張福偷偷的派母親，去對那個強豪說：「我已經受了重傷，就算讓你來償我的命，對我有什麼好處？你若能為我養老母幼子，則乘我還沒死以前，我就到官廳自訴，是我自己失足墮橋下。」

那強豪豪答應了，張福粗知字義，還能忍痛自寫書狀，是他親手寫的，言之鑿鑿，那官吏也無可奈何了。

張福死之後，那強豪竟然負約了！張福的母親，屢屢控訴於官府，官府始終以張福親手寫的供狀有據，不能判直了。

那強豪後來乘醉夜行，騎的馬蹶了腳，他也是墮橋死了。

人們都說：「那是負了張福的報應啊。」

先父姚安公說：「甚哉！判案治獄已經很難了，而命案尤其更難判決。有頂凶的，甘心為別人代死；有賄賂和解的，甘心賣了親人。張福已死，也叫不出來、說不清楚了。」

至於那死了的強豪家，他們還有臨死之人親手書寫供狀，清處寫著不是被誰人之所殺。

一有這種事，就算是上古的皋陶再生，也不能判定入其罪啊。倘若不是負約不償，導致遭了鬼殞，他也會破財。

訟情萬變，什麼事沒有？司刑者，到底是要據理判定？還是依人言呢！」

以財為命

我的父親姚安公說，有一位孫天球的人，以財為命，他一生白手積財，累至千金，雖是妻子凍餓，他也毫無感覺，視如陌路，自己也是忍耐凍餓，不輕易花用一分錢。

孫天球快要病死之前，他將自己一生所積的金錢，全部放在枕頭前面，他一一親手撫摩，孫天球說：

「你們竟不是我的啊？」孫天球嗚嗚咽咽的哭泣，死了。

孫天球生前，老是被一隻狐捉弄。那隻狐每每攝走了他的錢，叫他又急又氣又跳腳，等孫天球都快急死了，這才把錢還給他，反正這種老戲碼，在孫天球活著的時候，時常上演。

又有一個姓劉的劉某人，也是以財為命，也是被狐捉弄。

有一年的除夕，舉凡是劉某人的親友之貧家者，都得到了劉某人饋贈數金。大家都驚訝不敢置信？這根本不是劉某人平時的為人，隨即又聽說，劉某人

藏在床前的私篋，被狐盜去二百餘金，裡面有感謝紙條數十張。

原來孫天球的錢財乃是辛苦所得，狐也討厭他的慳嗇，故意戲弄他而已。然而劉某人的錢財，多是他使詐、用機巧，剝削而來的，所以狐竟然將那些錢都散了，其處置也是很得宜的啊！

師爺們

我到廣州做督學之時，隨行的師爺鍾忻湖說了一件事，他說他有一位朋友，以前也在某公那裡也是當師爺的，官員們因會勘，都去住在古寺裡。

月色朦朧，那師爺見到某公的窗下有人影，徘徊良久，那人影就冉冉走上鐘樓去了，他的朋友心知那是隻鬼魅，他也是個膽大的人，竟偷偷的躡足在後，跑去找鬼。

直到鐘樓上，樓門鎖閉，樓上似有二人在說話。其一個說了：「你怎麼空返了呢？」

另一個說：「這裡罕有官員來，今天幸好有兩個大官一起共宿，我本來想等到夜深人靜後，去向他訴說我的冤情。」

誰知道，剛才我去偷聽那兩個官員說話，那兩人在互相練習，如何將案件說圓了，如何揣摩迎合，如何如何讓某案件消弭彌縫的方法。

這種官，是不會接理我的冤情啊！所以我只好廢然而返了。」說完，似有嘆息聲，再聽之，竟寂然無聲了。

次日，那師爺偷偷的對主人說了，某公果然變色，他頻頻搖手，還告戒他別多事。至今，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冤情啊！

我說，師爺鍾忻湖的那個朋友，與他的主人有嫌隙啊，所以故意造出這種故事，是用來形容某公為官巧於趨避，借著一則鬼故事，來揶揄他。

若就此一事而論，鬼也不是親眼目睹的，兩鬼的對話，也沒有親耳聽見，恍惚杳冥，茫茫毫無實據，就算是閻羅、包公來，也是無可措手，其他人怎麼可以跟據這種傳言，就來責備某公呢？

秘戲

平原董秋原曾說，廣東海豐有僧寺，素來多狐，時時有擲瓦石鬧人的事發生。有一個學究老師，借僧寺的東廂三間，開班授徒，他聽聞有這種事，親自跑去佛殿，呵責大罵那裡的狐怪，罵了也沒事，安靜了好幾天，那學究竟然得意極了！

一日，老闆來視察，學究老師和聘請他的老闆，兩人互相拱手作揖的當下，忽然從老師的袖子裡，掉出了一卷紙，拿起來一看！竟然是秘戲圖，也

就是色情圖畫！老闆當下默然，第二天，學生們都不來了！

狐未犯人，人去犯狐，竟反為狐所中。君子之於小人，謹嚴防備之而已。無緣無故去謾罵挑釁的，沒有不敗的道理。

周倉

關帝祠中，都有塑造周將軍的像，但是周將軍的名子，卻沒有傳於史傳。考察元代時魯貞寫的《漢壽亭侯廟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一語，原來周將軍的由來在這裡，年代很久了啊！其靈驗，也是最顯著。

里中有個女人叫劉破車，她說，她的丈夫曾經醉眠關帝祠的香案前面，夢見周將軍踢了他一腳，叫他起來，她丈夫的左邊屁股，竟然有青痕，過了半個月才消失。

輪迴

如果說鬼沒有輪迴，那麼自古到今，鬼那麼多，會多的讓世界都容不下；如果說，鬼也有輪迴，那麼鬼死了，又去投生了，那也只是換個形狀而已；如果說鬼沒有論迴，卻也有轉生為販夫田婦的，這像是鬼也有輪迴了。然而荒郊野地、廢塚古墟，又往往能見到鬼，這又是鬼不能去輪迴的啊！

我的表兄安天石，曾經病的不輕，他說他的魂到了冥府，他也問司籍的冥吏，關於鬼魂能否有輪迴的事。

那個冥吏說了：「鬼是有輪迴，但也有不能輪迴的鬼。鬼的輪迴有三個途徑：有福受報，有罪受報，有恩有怨者受報。」

不去輪迴的也有二種途徑：聖賢仙佛不入輪迴；無間地獄不得輪迴；至於無罪無福之人，就任由他的鬼魂在廢墟墳墓場附近遊蕩，鬼是餘氣未盡，所以鬼魂還能存在，餘氣漸消則滅，就像那露珠水泡，太陽出來就沒了，也如同閒花野草，自開自落，這樣的鬼，是無可輪迴的啊。

或有無依的魂，隨機附在男女交合之時而感孕，那叫做「偷生」；高行的僧道轉世為人，是借形，是謂之「奪舍」，那都是偶然的變現，不在輪迴的常理之中。

至於神靈下降輔佐明時，魔怪群生縱橫殺劫，那是氣數所成，不以輪迴論。」

安天石一向不信輪迴，可是他的病痊癒以後，時常舉出來告誡旁人。

他說：「據那個冥吏所言鑿鑿，還是能成理的。」

文昌司祿君

算命的星士虞春潭，為人推算，多奇中，準的很。

虞春潭偶然到湖北的襄水與漢水之間旅遊，和一個士人同船，兩人談論頗為融洽，但是虞春潭很奇怪，那個士人都不睡覺也不吃食物，他懷疑自己是遇到了仙鬼了。

到了夜晚，虞春潭偷偷問他，那個士人說：

「我非仙非鬼，我是文昌司祿之神。因有事要到南嶽去，也是與你有緣，才得以相處幾天罷了。」

虞春潭因而問他：「我對於於命理鑽研，自認是頗深，也曾推斷某人當大貴，然而竟然不靈驗！您司祿籍，應當知道原因，是否能告訴我？」

士人說：「那人本來就是命中大貴，然而卻因為太熱中做官了，所以被削減十分之七了啊。」

虞春潭問說：「當官的熱中官位，也是常情，為何冥司要貶謫這麼重呢？」

士人說：「已經當官的還熱中官位，若性情強悍的人，必然害怕權柄被奪，這是怙權，怙權的人，必然是心狠而剛硬；性情孱弱的人，一定要占著官位以為固位，固位的人，必定陰險而深沉。」

怙權、固位，就必要鼓躁、競爭，鼓躁競爭則互相傾軋，於是排擠他人。

至於排擠了誰，也不管了，賢能與否都不管了，只問是不是自己的同黨；也不計後果，更是對事情的對與否都不管了，只是算計著自己的勝負。

種種流弊，多的都說不清楚了！這樣一來，那種人的惡行，會比貪官酷吏還要壞，連壽命都會被削減，何況是祿命呢？」

虞春潭私下記住這些對話，過了兩年，曾被他算過大貴之命的那個人，果然死了。

狐妾

張鉉耳先生是大族，族人中有人娶了狐女為妾，那人另外築了靜室給狐妾住。靜室裡的床帳，帷幕和器具，與人用的都一樣，她自己還有婢女老媽子伺候，一個也不要張家的奴才使喚。

那靜室內乾淨無纖塵，人在裡面，只會覺得坐久了，感到陰氣森然，冷冷的。不時也能聽見室內的狐妾笑語如珠，只是看不見形狀而已。

張家是巨族，時常有姻親或族人宴集，人多起鬨，都要請見那狐妾，可是都被拒絕了。

有一日，張生堅持，狐妾就說：

「某家某娘子還可以來見，其他人，斷斷不可以。」

娘子到靜室與狐妾相見說話，只見那狐妾舉止嫻雅，看起來像似三十歲的女人。娘子問狐妾，為什著這裡這樣寒冷呢？

狐妾說：「是娘子心裡害怕啊，這裡沒有什麼不同啊。」

事後張生問狐妾，為何獨獨可以見那位娘子？其他人都不行呢？

狐妾回說：「人屬陽類，鬼屬陰類。狐則介於人鬼之間，然而也算是陰類，所以大都在晚上出來。」

白天盛陽之時，也是不敢輕易出現與人見面。那位娘子，陽氣已衰，所以還能見一見面。」

張生警惕的問：「你時常和我同寢，我是不是也已經陽氣衰弱了？」

狐妾笑著說：「這是有分別的啊！一般來說，狐之媚人有兩種，一種是蠱惑，一種是夙世因緣。」

被蠱惑的人，陽氣被陰氣消蝕了，則會生病，陽氣蝕盡了，人就死了。

夙世因緣，則是人本來就與之有緣，氣自然相感，陰陽相合，所以可以久而相安。

然而蠱惑者十之八九，夙世因緣的十中之一，狐若是要蠱惑人的時候，也都曾自稱是夙世因緣。這一向，都是以傷人不傷人，才知道其中的真偽啊。」

後來，過了沒多久，來見過狐妾的那位娘子，竟然真的去世了。

火大

有一個性羅的人與賈姓的人，兩戶人家相鄰而居，羅家富，賈家貧。

羅姓人家人的主人，想要買下賈家的老宅，但是出的價錢不符要求。

姓賈的鄰人於是要將老宅，賣給其他能出高價的人，那姓羅的又來阻撓，賈家賣老宅賣不成了！

賈家越來越窮困了！不得已之下，只好降價，將老宅子賤價賣給了羅家。羅家於是經營改造，大興土木，裝修一新。

落成之日，羅家還做了豐盛的食物盛大祭神，紙錢才剛剛燃起，忽然狂風大作，席捲而起，吹的那些燃燒的紙錢，飛到了大樑上，頓時烈燄驟發，煙煤迸散如雨落！

一彈指之間，寸椽不留，連同羅家相連的宅子，也都燒光光了！

大火剛起的時候，眾人還交手拿水來救，姓羅的主人竟然制止了！

他說：「火光中，我好像看見了賈的亡父，這是怨毒所為，救也無益，我後悔不及了啊。」

於是急呼賈家的兒子來，給了他腴田二十畝，還寫下書券，說明是贈送

的，不取分文。

他也從此改行從善，那羅姓的人，最後是高壽終老。

不可欺神

滄州樊氏扶乩，沙盤寫下「河工某官在嗎？降乩的是關帝也」，忽然又大書特書，寫著：「某人你向前來，你寫的懺悔文，內容多是迴護自說，你對神都敢這樣了，對人！就更不可知了！你將傷人的說成是誤傷，都是別人的過錯，你迴護做惡的啊！天道原諒懺悔過錯的，卻會極打作惡的，怎會聽你巧辯啊！」

那個人真的趴伏在地，又怕又驚，揮汗如雨，從此自是怏怏，失魂落魄，沒幾個月病死了！

這事模糊，竟然無人知道，那個人，不知道為了何事，要寫懺悔文燒給神？還被扶乩的說了出來。

做神去了

河北滄州褚寺附近有戶農家，媳婦和婆婆平時都睡一起，當日夜裡一直下著大雨，農戶的泥牆浸水頽圯，泥壁上的土簌簌落下。

媳婦聞聲急起，以背負牆，急忙叫婆婆醒來，婆婆匍匐著滾墮炕床下，那媳婦竟被土牆壓死了！就被壓死在婆婆睡覺的位置上。

是真孝婦，只因為微賤，沒有人告訴官家，久了，人們也都忘了她的姓氏了啊。

相傳那媳婦被壓死了以後，那婆婆想起來就痛哭，哀慟至極。有一天，鄰人來告訴老婆婆說：

「我夜裡夢見你媳婦了，她戴珠冠，穿著華麗的帔衣來對我說話，她要我轉告你，別再哭我了啊！我因為以代死的緣故，今已經作神去了。」

鄉里間的父老也都說：「我們也是做了相同的夢啊。」

有人說了：「如果媳婦真的做神去了，為何不來示夢給婆婆？這是鄉下鄰人，要緩和婆婆的哀慟，故意都說這種話。」

我說忠孝節義者，死了必為神，這是天道昭昭，歷史上都有證驗。

這種事寧可信其有，即使是一個人造言這樣說，眾人也附和，然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心都以為是神，天也必定使之為神啊！又何必懷疑？還要說是鄉下人胡說的呢？

取貌為友

長山的聶松巖，以篆刻聞名來京師遊歷。曾經在我家當老師，教導小輩們讀書。

他說，他們家鄉有個人與狐為友，每每賓客、朋黨宴集聚會，就會招狐友來，一同坐一起歡談。

那隻狐友來，飲食笑語，無異於人，只是大家都只聽見聲音，沒見過真形而已。

曾有人強行非要見面不可，他們就會對那狐友說：

「你都來了，面對面也看不見，怎麼交往當朋友呢？」

那狐友說了：「做朋友交心而已，又不是以容貌做朋友。況且人心叵測，險於山川，更是機阱萬端，人心隱伏。

諸君不見人心，竟然要以貌相見，才是朋友？才願親近？

對於那些看不見相貌的，或是相貌不端整的人，也不管真心不真心，反而要疏遠，這不是很奇怪嗎？」

田白巖說了：「這個狐友，閱世深啊！」

是狐沒有鬼

河北滄州肅寧的老儒者王德安，是康熙五年，丙戌歲的進士。

他是先父姚安公的受業老師。他曾經在夏日，到友人家拜訪，他喜歡朋友家的園亭軒爽，過夜的時候想，他指定要睡在那裡，友人說，那間房子有鬼，不肯答應他。

於是，王德安就舉出親眼所見的一見舊事，他說：

「江南岑生，曾借宿在滄州張蝶莊家，書房的牆壁上有一大幅鍾馗像，那畫像約與人一樣高長，畫像前還有一座自鳴鐘。岑生喝得大醉到書房睡下了，什麼都沒注意，也沒看見。

岑生夜半酒醒，窗外的月光明亮，照的室內清晰的像白天一樣，他先是聽見自鳴鐘的發條齒輪格格作響，已經很驚訝了！忽然又見見鍾馗畫像！他以為是見到鬼了，順手拿起桌上的硯台，舉手就砸過去！

大聲砰然，震動門窗。

外間的僮僕都跑進來看，書房裡已經墨瀰淋漓，鍾馗畫像頭面俱黑；書前的鐘和玉瓶、磁鼎，通通搜都打碎了，聽說這事的人無不絕倒。

然而動不動就說有鬼，想必是人自己膽怯罷了，鬼究在何處耶？」

王德安話才說完，朋友也都還沒想到能回答什麼，那屋子裡牆角邊，忽然有人回聲說了：「鬼就在這裡，夜裡就會來拜謁你，請你不要拿硯台打我啊！」

王德安於是只好默然退出了。

後來王德安也時常將這件事告訴門人，他說：

「若是鬼，不可能大白天就出來說話的道理，這必定是狐。我的德行恐不足以勝妖，所以避之。」

他是始終都要堅持世上無鬼之論的儒者啊！

明器

明器，是古代陪葬用的物品，後世人有糊製紙車紙馬，燒給死者使用。

孟雲卿的《古輓歌》說：「冥冥何所須，盡我生人意。」就是說明器陪葬、或是燒紙馬這種事，這都是為了安慰活著的親人，使活著的人別太哀慟了吧。

然而我的長子汝佶快要病死了，他才剛斷氣不久的時候，他的女兒為他為焚燒了一隻紙馬，汝佶死後又活了過來，他甦醒後說：

「我的魂出了門，茫茫間還不知道，更不知道是在那裡了。」

我遇到老僕人王連升，牽了一匹馬來，是牠送我回家來的。只可惜，那馬足跛了，跑起顛簸，我坐在上面，很不舒適。」

焚紙馬的奴才哭著說：

「是奴才的罪過啊！我舉火燒馬時誤折了馬足。」
又六從舅母常氏，彌留時喃喃自語的說：

「剛才去看新宅子很好，但是東壁損壞，可怎麼辦啊？」

一旁侍疾的人跑去看她要睡的棺木，果然棺木左側朽了，破了一小孔，匠人和督工的都還沒發現，那棺木有破洞。

寒士焚卷告狀

李又聃先生說了，以前有個寒士，沒考上的落第者跑去文昌祠，焚燒自己的考卷告狀。

夜裡夢見神來對落第寒士說：

「你半生讀書，難道還不明白，人的祿命有窮、達的耶？」

當時我也隨侍在先父姚安公身旁，也聽過李又聃先生說了這種故事。

先父姚安公很不高興，他對我說：

「李又聃是應舉之士，他是考生，他說這種故事還可以，你們是手掌文衡，以文章取天下英才的人，若你們也這樣說，絕對不可以。」

你沒看見，專門考試的地方有堂柱，上面還有相國熊孝感所寫的楹聯，

寫著：『赫赫科條，袖裡常存惟白簡；明明案牘，簾前何處有朱衣。』」

鬼打架

山東海陽李玉典前輩說了兩個故事，有兩個書生，借住在佛寺讀書。夜裡才剛要淫狎，忽然，壁上現大圓鏡，直徑一丈有餘，大放光明如白晝，反照出那兩書生的淫邪模樣，纖毫畢露，清清楚楚，還聽見屋簷邊有人說：

「佛法廣大，固然不會起嗔心，但是你們自己照照，看看鏡子裡，你們倆，現在是什麼形狀啊？」

我卻認為，幽期密約，想必是無人在一旁，那又有誰看見了呢？

那兩個書生，也絕不會是自己說出來的，然而那種醜事，又怎麼會讓別人知道了呢？

然而世上也的確有這類的事，人們也不必假裝沒有，還要說是子虛烏有之事。

李玉典又說了，有個老儒，在廢棄園圃中的破屋舍，設立補習班教書，一夜聽見外頭有人在吟哦詩句的聲音，隨即有另一人大聲說話，兩人辯論聲起，漸漸的爭執起來了！後來居然大聲互相謾罵，罵久了，他還聽見那兩個人互相鬥毆！打起來了。

廢圃後曠闊沒有人居住，老儒心知那是鬼！他還在戰慄發抖的時候，外面的鬥毆已經來到窗下。

其中一個盛氣，大聲呼叫說：「你這樣批評反駁我的文章，實在是冤憤啊，今天，我就同你一起找先生評評。」隨即朗吟數百句，每朗讀一句，就用手自擊節拍。

另一個在窗外呻吟呼痛，不時還要發聲嘲笑，笑那個自拍擊節的朗讀者。老儒在屋裡警戒屏息，大氣都不吐，更是不敢說話，那個氣盛的，厲聲的對屋子裡的老儒說：「先生究竟認為，我的文章如何呢！」

那老儒囁囁嚅嚅很久，竟然以額叩枕說：

「雞肋不足以當尊拳，我老弱，實不堪一擊啊。」

其中一個大笑而去，另一個卻在窗外走來走去，氣咻咻然，憤慨極了，一直到雞鳴才沒了聲音。

都說，這是李玉典模仿黃裳的故事。我則認為，這都是黃裳的寓言故事。

道旁麗人

天津孟文燻有雋才，張石粼先生最喜愛他的才華。

有一天，張石粼先生掃墓歸來，路上遇見孟文燻在路旁的酒肆坐著，酒肆的牆壁上有新墨，題寫著一首詩：

「東風翦翦漾春衣，信步尋芳信步歸。紅映桃花人一笑，綠遮楊柳燕雙

飛。徘徊曲徑憐香草，惆悵喬林掛落暉。記取今朝延佇處，酒樓西畔是柴扉。」

張石粼問孟文燻，那詩寫的是什麼事呢？孟文燻敢不說。

張石粼一問再問，孟文燻才說：「剛才在附近道路邊，看見一個漂亮的女子，容貌絕代，所以，我坐在這裡等，看看能不能等到她再出來。」

張石粼問他在何處看見，孟文燻用手指了一下方向。

張石粼大駭說：「那是某家的墳院，荒廢很久了，怎麼會有美女？」

兩人一同前往尋找，果然是墳丘蔓藤爬滿，蒿草亂生，一個人影也沒有！

同死難活

我在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人有差使，要運軍械到伊犁去，只有留下妻子獨處。

隔日過了中午，鄰居們都沒見到王妻開門，呼叫她也不應，鄰人認為有事故了！就派人請來迪化同知木金泰一起前往勘看，眾人破門而入，竟看見男女二人共枕而臥，還裸體相抱，雙雙都切腹死了！

那死去的男子，不知從那裡來的？都沒有人見過或認識他。找來鄰里之人詢問，都茫然沒有頭緒，最後以疑案定讞。

當天晚上，女屍忽然呻吟，守者驚視，那切腹死了的女人已經復生了，救治了幾日，也能言語了。

女人自供說：「她自幼與那死者相愛，嫁給軍校王某人以後，還是私會不已。後來隨夫駐防西域，那個男人念念不忘，復尋訪而來，他才找到她家，她隨即引他入室，所以鄰居們都沒人發覺。」

他兩人都想，暫時的相會終要分離，不如同死了吧！

切腹的時候痛極昏迷過去，就像睡覺作夢一樣，一看自己魂已離體。急忙要去找他，卻不知道要到那裡去找人？只好獨立沙漠之中，白草黃雲，四無邊際，正在彷徨之間，被一隻鬼綁了！捉了去！

她到了一處官府，被官府的人問的難堪極了！

他說：『是雖無恥，但是還不到命終。』處分她打了一百仗，驅她返回。那打人的杖是鐵鑄的，受刑楚毒，真的被打的很痛苦，所以她又暈死了，漸漸甦醒，則又回生了啊。」

檢查她的雙股，果然有被杖打的痕跡，一條一條的重疊。駐防大臣巴公說：「既然已經受到冥罰，姦罪就不要再判一次了。」

我在《烏魯木齊雜詩》就有寫過一首詩：「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願違。白草蕭蕭埋旅櫬，一生腸斷華山畿。」就是說這件事的啊。

稽古考證

朱青雲說，他曾與高西園散步水濱。當時是初春，水濱的冰塊才漸漸溶解，水邊的草真是乾淨碧綠。

高西園說：「我記得晚唐有詩人寫『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一句，詩中無一字說春水，而晴波滑笏之狀，如在眼前，可惜已經不記得是誰寫的詩句了啊。」

朱青雲還在沉思沒有回答他，驟然聽見老柳樹後有人語說：

「這是初唐劉希夷的詩，並非晚唐也。」

他兩人跑去柳樹後看，並無一人，朱青雲悚然說：「大白天，見鬼了！」高西園微笑說：「如此之鬼，見亦大佳，但恐怕是不肯相見的了。」

他對著柳樹三揖行禮才離走開，歸來檢視劉希夷的詩，果然有那兩句。我偶然將此事說給了戴東原聽，戴東原才說：

「有兩生燭下對談，爭執著《春秋》是周正還是夏正，兩人爭執不下，窗外忽然有嘆息聲，說：『左氏是周代人，不可能不知道周代的正朔，二位先生又何必詞費啊。』那兩人探頭出窗查看，只見一個小書僮睡的正香。」

觀此二事，儒者日談考證，講究「就像在古時候一樣」，動輒書寫十四萬言，安知冥冥之中，是否也有鬼魂在一旁偷笑呢？

驢說話

聶松巖說，在山東即墨有一個于生，騎一驢赴京師。

中途憩息在高岡上，他把驢子繫在樹下，而自己倚著石頭假寐。

忽然，他看見那頭驢子，昂首四顧，還聽見牠浩然嘆氣的說：

「幾十年不到這裡，青山如故，村子卻已經不是舊路了啊。」

那個于生，本來就很好奇，這下聽見驢子說人話，他驟然跳起來說：

「這是宋處宗的長鳴雞啊！驢啊驢，若能日日乘之共談，你我也不怕長

途寂寞了啊！」

于生向驢子作揖，還要繼續和驢子說話，那驢子齧著草也不應。

于生反覆開導那隻驢，相約與牠成為忘形之交，那驢子也好像沒聽見一

樣。

于生發怒了！拿起鞭子痛打那隻驢，驢子跳擲狂吼，始終不說人語。

于生竟打斷了牠一條腿！他只好將驢子賣去屠宰場，自己徒步走回家去。

此事太好笑了！大概是于生在睡夢中誤聽的啊？或是此驢有夙生冤讎，

有物來附身憑藉說了人話，以致於要激怒于生，最後還要遭了殺身之禍呢？

狐族大戰

二叔儀南公，家裡有個勇健的僕人，畢四，他善弋獵，能拉開十石的弓，時常到野地去捕鶉。一般捕鶉要在夜晚，先準備好槁秸插地，做成禾隴之狀，然後布網於上，再用牛角作曲管，仿鶉的聲音吹鳴。

鶉聽了會來聚集，先微微驚之，使鶉群漸次避入槁秸中，然後大聲驚之，使鶉群飛突而起，鶉則通通會觸網！被捕了。

夜裡吹管時，其聲淒咽，往往會誤引鬼物來，所以補鶉人，必先築一處團焦躲藏，還要攜帶兵器，以備防衛用。

一夜，月明之下，畢四見一個老叟來向他作禮說：

「我是狐，兒孫們與北村的狐群吵架了，舉族械戰。牠們抓了我們一個女兒，每次互戰，必先將我女兒反手綁著，驅出來羞辱我們。」

我們也擒了牠們家的一個妾，也和他們一樣，每戰，必先如他們一樣，也拉出來報復。於是此仇益結益深，已經約了今夜在此決戰。

聽聞您為人義俠，特來拜託你助我們一臂力，則沒齒感恩。拿著鐵尺的，是牠者，持刀的就是我。」

畢四一向好事，忻然隨牠前往去看狐族大戰，蒿草橫生的叢草間。兩陣交鋒，兩狐血戰不解，以至相抱手搏，扭打在地的都有。

畢四看的真切清楚，控弦拉弓，射出一箭，直射向北村狐，那狐跌倒了！那一箭射穿的不只是北村之狐，連回來求助的老叟狐，也一起洞穿而死。兩陣各自奪了屍，棄了俘囚，都逃跑了。

畢四解開二狐女之縛，還告訴牠們說：

「回去傳話給族人，兩家勝敗相當，可以解冤了。」
從此以後，北村人再也沒有夜夜聽見戰鬥之聲了！

這件事與都江堰李冰的事相類似。然而古代的李冰化牛戰江神，是為了捍災禦患，此狐大戰是逞其私憤，兩相戰鬥不已，以至於兩敗俱傷，雖與李冰的故事相似，卻不能相比啊！

禮論

我的父親姚安公在雲南之時，師爺說署衙內的香櫞樹下，每到月夜，都會有個穿紅裳的女子，打扮的很美，立在樹下，見了人來，則冉冉沒入土中。眾人商議要挖掘出來看看，姚安公拿來酒，舉起酒杯將酒奠澆在樹下，祝禱說：

「你見了人則隱，是無意於作祟啊，又何必屢屢現形，自取暴骨之禍呢？」

自此以後，那紅裳美女，再也不出來了。又有那官衙的書齋很軒敞，久了也沒人居住。

舅舅安五章，當時也時常到雲南找我父親，偶爾夏日裸身睡在裡面，夢見一個人來向他做揖行禮，然後說：

「與君雖是幽明異路，然而眷屬都住在這裡，也是男女有別，君奈何不以禮自處呢？」舅舅安五章夔然而醒，遂不敢再往那裡去了。

姚安公曾說：「樹下之鬼，可諭之以理；書齋之魅，能以理諭人。雲南此郡，僻處在萬山之中，風俗質樸，渾沌未鑿，連異類也都如此淳良啊。」

事死如生

我在兩三歲的時候，常見到四五個小兒，身穿彩衣手戴金環，來和我一起嬉戲，他們都叫我弟弟，都很喜歡我，等我稍稍長大以後，就都看不見了。

後來，我將所見的告訴先父姚安公，父親當時也是沉思很久，才爽然說：

「你的前母生前，恨自己無子，每每到尼姑庵，請尼姑和老婆子，用彩絲繫著神廟的泥孩，帶回來家，都放在臥房裡，也都起了乳名，每日也餵糖果餅子，和養孩子無異。」

她歿後，我命人都收了，埋在後院空地下，想必是那些物件了。」

父親也是怕那些物件久了成為妖異，擬叫人挖掘出來，然而時間久了，已經迷失了其處了，而前母，即是張太夫人的姊姊。

有一年，前母忌辰，家祭之後，張太夫人累了睡午覺，夢見前母來了，還用手推她，說：「三妹妹太不經事了！利刃可麼可以給孩子玩呢？」

母親隨即愕然驚醒，則我當時就坐在她身旁，已經將父親的佩刀，抽出刀鞘了！

這才相信靈魂歸家受祭祀，確有其事，難怪古人要「事死如生」啊。

回煞

表叔王碧伯喪妻，治辦喪事的術者說，某日半夜子時是「回煞」，全家人都要避出宅邸。

有個盜賊偽裝成煞神，跳牆進到表叔宅內，才要開箱篋，撈攬首飾耳環等細軟之物時，剛好也有另一個盜賊，也是偽裝成煞神來了！

鬼哭聲嗚嗚漸漸近了！

前一盜倉惶逃出，兩人在庭院相遇！彼此都以為對方是真煞神啊！那兩人都嚇得失了魂，對仆於地，都昏倒了。

黎明，表叔家人哭著入內，突然都看見了地上昏厥的兩個裝鬼大盜！眾

人大駭，仔細一看，才知是真賊人裝成鬼。

家人用薑湯將兩人灌甦醒了，即以鬼裝偷盜綁去送官，沿路鄰里眾人都來聚觀，莫不絕倒！

就此一事，「回煞」之說，應該可以證明是沒有的事，然而回煞的形跡，我實在是而不只一次親眼看見過，鬼神的渺茫不知，究竟怎麼一回事？真是要讓人們都不知那是怎麼回事了啊！

詩奪命

益都朱天門說，乾隆九年，歲次甲子的夏天，他與幾個好友，夜晚會集，在昆明湖湖側，召來歌妓陪酒，眾人才喝的愜暢，召來的妓女一向是個不識字的女子，忽然援筆，書寫一絕句詩，曰：「一夜瀟瀟雨，高樓怯曉寒。桃花零落否？呼婢捲簾看。」

她將紙丟給在坐的其中一個友人之前，那人拿起來觀看後，遽然變色，仆倒在地，那妓女也隨即仆地，都昏倒了。

一會兒之後，妓女甦醒過來了，而朱天門的那個朋友，卻醒不過來了。後來遍問所有親友，也都不知是什麼緣故了。

扶乩畫家

癸巳、甲午年間，有一個扶乩者從河北正定來，召來的神，也不談人的禍福，或善惡休咎，只是作書畫而已，頗讓人懷疑是那人偽托的，並不是真召來了神仙。

然而，我曾看見他為曹慕堂作長卷著色山水畫，以及醉鍾馗畫像，筆墨皆不俗。又見他贈董曲江一聯曰：「黃金結客心猶熱，白首還鄉夢更遊。」也描寫精彩，很像是董曲江的為人。

雌老虎

佃戶一曹，他的媳婦很凶悍，動輒訶風罵雨，詛咒惡罵鬼神。鄉里鄰居之人，若和她一語不合，她隨即挽起袖子，露出手臂，拿著二隻搗衣杵，就要打、要罵！奮呼跳擲，就像隻雌老虎。

一日，乘著天氣陰雨，她出去偷麥子，忽然風雷大作，巨大的冰雹像鵝卵一樣自天而下，她已中傷仆倒在地，忽然狂風捲來一隻五斗大的栲栳，那是柳條編成的容器，正好蓋住她的頭，頂著她，沒被冰雹打死。

這豈不是連上天也怕她的蠻橫了嗎？

有人說：「她雖然氣性暴戾，然而也是個孝順婆婆的媳婦。每次她與人計較相罵，婆婆來叱責她，她就乖了，婆婆打她臉頰，她也下跪挨打，難怪可以遇難不死啊。」

孔子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難道不是嗎？」

龍雨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的夏天，安縣高川之北，墮下一隻龍，很多人都看見了！

我的父親姚安公，命車駕帶著人跑去看，龍已經乘風雨飛走了。

那隻龍蜿蜒滾爬的過痕跡，蹂躪了禾稼大約有二畝地還分明可見。

龍，神物也，何以會墮下？還是祂行雲布雨有誤，被天所譴貶了？

按世人都說，龍可以行雲布雨，宋儒則認為，所謂的雨，是天地之氣，不是由於龍所分布。

我讀《禮》，書中稱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古書《公羊傳》也說，雲雨是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不終朝而雨天下者，只有泰山之雲，那是宋儒之說的本章出處。

《易·文言傳》也稱，雲從龍，所以漢代的董仲舒有祈雨法，他召來土

龍，這是世俗之言，龍能布雨之說的來源。

風雨大抵分兩種，有天雨，有龍雨。油油而生雲，瀟瀟而下雨者，那是天下雨；疾風震雷，不久而過者，那是龍雨。

看那些觸犯龍潭的人，馬上就會召致暴風雨，若是天地之氣，那風雨怎能如此迅速合而為一呢？

洗昧答誦梵咒者，也是立致風雨。若是天地之氣，又怎能如此隨叫隨來呢？故必定是天雨、龍雨兩種都有，這都是有出處來說理的，人們又何必規然，非要堅持只有一種說法不可呢？人不能不明通其變啊！

氣衰

同里的人王驢，一個人在野外耕種，疲倦極了，拿石塊當枕頭，躺下來睡覺。忽然他看見有一抬肩轎從西來，僕人馬匹很多，轎子上坐著的，是他的叔父王儀南。

他奇怪叔父才在生病，怎麼帶這麼多人出遊了？王驢急近前問候叔父的起居，他的叔父也和他說話，說了很久，才又向著向東北方去了。

王驢回到家，才聽說叔父儀南公已經逝世了。計算時間，正是王驢所見的僕馬隨從之時，車馬數量也正符合叔公家人所焚的紙馬、車轎的數量。

這是我家的僕人沈崇貴的妻子親聞王驢說的。一個多月後，王驢也病死了。這才知道白晝遇鬼，是因為人氣衰了啊。

女殤

我的第三女，已經許婚給戈仙舟太僕之子。在乾隆五十六年，歲次庚戌的夏至卒，當時她才十歲。

先一日，她已經快死了，當時我以執事的緣故，人還在方澤，女兒忽然自語的說：「今日是初八，我當明日辰時去，還可來得及見我父親一面。」家人問她，怎麼就知道了呢？女兒閉上眼睛，不再言語了。

我在初九日禮成回到家，果然親見她的死。女兒死的時間，壁上掛的洋鐘，恰恰琤然鳴了八聲，這也是異事啊。

楊義

廚師楊義，粗知文字，隨著姚安公在雲南時，忽然夢見二隻鬼，持紅紙朱票來拘他，那紙上寫的名子是「楊叉」。

楊義力爭說：「我名楊義，不名楊叉，你一定是誤拘了！」

二鬼都說：「叉字上還有一點，是省筆的義字。」

楊義又爭辯：「我從沒見義字如此寫的，應當仍是乂字，誤滴了一點墨水。」

二鬼不能強拘楊義，只好走了，是同寢室的人，聽見他說的夢話囈語，也不知是什麼事。

隨即姚安公退休回家，楊義也隨之到了平彝，又夢見那二隻鬼持票來了，拘票上明明白白的，用楷書題寫了楊義的名字。

楊義仍不服的說：「我已經北歸了，這下應當隸屬直隸城隍管轄，你是雲南城隍的人，怎麼能拘我？」

楊義在睡夢中，和兩隻鬼大聲詬罵良久。同寢室的人一直呼喚他，他才醒過來，他自己說：「那二隻鬼很憤慨，好像不會放過我。」

次日，眾人行至滇南勝境坊下，廚師楊義，果然因為從馬上跌落而死。

黑犬四兒

我在烏魯木齊時候，養了幾隻狗。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卯，京師來了公文，賜還我東歸，有一黑犬名叫四兒，戀戀隨行，揮之不去，竟一路追隨，同至京師。

沿途，那隻黑犬四兒，看守行囊書篋甚是嚴謹，若不是我來，就算是僮

僕，也不能隨便拿走一物。他人若稍近行李，四兒就人立而起，發怒露齒像要咬人一樣。

一日，要過關展七達坂（達坂，譯言山嶺，凡七重，曲折陡峻，稱為天險）。我們一行人還有四輛車，一半還在嶺北，一半走到了嶺南，日頭已經快天黑了，眼看不能全部度過。

小黑犬四兒獨臥嶺巔，左右望而護視之，見到人影，就會跑去查看是誰。我也為之賦詩一首，來記實這件事，曰：

「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露宿且隨予。夜深奴子酣眠後，為守東行數輛車。」
「空山日日忍饑行，冰雪崎嶇百廿程。我已無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
及至到了京師一年多，一日，黑犬四兒中毒死了！

有人說：「可能是奴才們討厭那隻狗守夜太嚴，故意用計殺之，而托詞說是盜賊毒殺，想當然是了啊。」

我為牠埋骨收葬，還為牠起塚，題曰「義犬四兒墓」。

還想著琢石像，以隨我出塞的四個奴才之形，跪在牠的墓前，也想鐫刻姓名在石像的胸前，一個是趙長明，一個是于祿，還有劉成功和齊來旺。

有人說：「以此四個奴才石像放在犬旁，恐怕犬也不屑。」

我這才沒去做這件事，僅僅是題額，曰「師犬堂」而已。

當時翟孝廉送我這隻黑狗的前一天，我夢見已故的僕人宋遇，他來我夢中叩首說：「念主人從軍萬里，今來服役。」次日，我就得了黑犬四兒，心裡知道是僕人來轉生的。然而宋遇生前還在的時候，為人陰險狡黠，家裡所有僕人都怕他，何以作犬反而這樣忠心？

這豈不是他自知以惡業墮落，悔而從善嗎？這也可謂是善於補過啊。

狐看狐如何

神能化形，所以狐之通靈者，也可以往來於一隙之中，也是自然自化其形吧！

宋蒙泉說，他家有一個僕婦，為狐所媚，每到夜裡，總是脫光衣物，光溜溜的，衣物都從窗格丟出來，丟在廊下，婦人與狐一起在房裡戲狎。

她的丈夫拿刀去，則門都鎖緊不能開啟，或是掩著門扉以待，一有人來推，就很快的堅閉，只是在窗內嘲笑罵人而已。

一日，那丈夫偷藏鳥銃，想要隔著窗打牠，可到時候卻找不到那鳥銃！第二天才在錢櫃中找到。那隻銃長近五尺，而櫃口僅尺餘，也不知怎麼放進去的？

那狐原來不是只會自己變化，連其他物品，他也能將之化形啊。

宋儒動不動就要格物，凡事都要推理，但諸如此之類，又怎麼推理呢？姚安公曾說：「狐住在廢墟墳墓，也能把住的地方幻化成房屋，人看了也像是真的，但不知狐自己看了是什麼？」

狐有皮毛，卻能幻化成粉黛美人，人看了也是個美女，卻又不知那隻狐，自己看了自己，又是什麼形狀呢？

更不知這隻狐所幻化美人，其他的狐看了，又是什麼樣子阿？這真的是無從推究起了啊。」

蔡良棟

烏魯木齊的把總蔡良棟說，此地初定時，他曾巡瞭至南山深處（烏魯木齊在天山北，故呼曰南山。）。

日色薄暮近黃昏，他好像看見隔澗有人影，他懷疑是瑪哈沁（額魯特語，謂劫盜為瑪哈沁，營伍中沿襲其舊名。），他與軍士們埋伏在叢莽中密偵之。

他見到一個人戎裝，坐在磐石上，有數卒侍立一旁，個個面貌猙獰，因為距離遠，不能辨識他們說話的內容，只見他指揮一卒，從石洞中呼叫六個女子出來。

那些女子每一個都姣麗白皙，身上穿著繪彩的華麗衣服，都被反綁雙手，

人人害怕的跪下叩頭，每一個女子，輪流被推到戎裝盤坐者的面前，被扒光下裳，伏地受鞭刑，每一個女人都被鞭打的流血不止，號呼悽慘，聲徹林谷，打完了，那些人逕自去了。

那六個女子戰慄跪送，直到望不見人影，才嗚咽哭著回到洞裡。

那個地方，距離蔡良棟隱扶之處，大約是一箭之地，然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蔡良棟於是叫善於拉弓射箭的手下，對著對崖的一棵樹為目標射箭，有兩箭射中樹幹，用來辨識位置。

第二天，蔡良棟率軍士迂迴數十里，才找到那裡，只見那洞口塵封，眾人拿著火炬而入，洞內曲折，約深四丈許，絕無行跡，也不知昨天所遇見的是什麼神，他叫來鞭打的六個女子，又是什麼東西？

生平所見奇事，這個要排第一了，考《太平廣記》記載，有老僧見天人追捕飛天夜叉一事，那隻夜叉正是一個美女，蔡良棟所見，好像有些類似？

不當殺

六畜被宰割烹煮是尋常，然而殺之過當，則為惡業。不該殺而殺之的生命，也是會報冤的。

烏魯木齊的把總茹大業說，吉木的薩游擊，遣奴人入山找雪蓮，奴人迷路，沒有回來。一夜，薩游擊夢見奴人浴血回來，說：

「我在某山，遇到瑪哈沁（劫盜），被他們割肉吃了，殘骸還在橋南的第幾棵松樹下，乞求前往找回。」

薩游擊派遣軍校找到樹下，果然是血污狼藉，然而都是羊骨頭。

原來是牧羊的小卒，共盜一隻官羊，來這裡宰殺吃了。

薩游擊還在懷疑奴人或許死在其他地方，過了兩日，那個被派去找雪蓮的奴人遇獵戶被送回來了，薩游擊才知道，是羊假借奴人之魂，揭發牧羊小卒偷殺之罪啊。

倖魂

李姓婦人是青縣人。在乾隆二年，歲次丁巳到三年，戊午歲次之間，來我家司爨煮飯，她說她家鄉有一戶農家，住在古墓旁，家裡養的二條牛，時常跑到古墓上去蹂躪踐踏。

家人夜夢有人來訶責他們，鄉下人愚粗又戇厚，都不予理會，也不知那是什麼事。

不久之後，家中怪大作，夜裡都看見有二物，像牛一樣大，也來踢蹴、

踐踏，還跳踉摔擲，院中的盃甕都破碎了，好幾個晚上都這樣，一直鬧到連打穀子用的礮磚，都被搬上屋頂了，那礮磚砰然滾落，火燄飛騰，壓斷了搗衣的石砧，都裂成數段了。

農家很怨恨，於是多借鳥銃，等待那兩怪再來時，聯手開槍打中了它，那兩怪被打中了，一起應聲跌倒！

農家大喜，急忙拿火炬來看，原來是自家養的兩條牛！

從此以後，家裡也沒怪事了，而那戶農家也漸漸衰落。

古墓中的鬼魂，附在他家的牛身上作怪，還藉他們的手殺了牛，這可謂是巧於播弄啊。然而這也要是古墓裡的魂有獷悍之氣，才能假他人之手啊。

僧道官憤憤

獻縣城東雙塔村，有兩老僧共住一庵。有一天晚上，有兩個老道士叩門借宿，那僧人起初並不答應，

道士說：「釋道雖是兩教不同，出家則一樣，大師的見識不廣啊？」

僧人聽著有理，就收留他們。次日，那僧庵卻沒開門，一直到了晚上，那還是沒有人出來，鄰居叫他們也都沒人回應。

鄰人越牆入內查看，則四人都看不見了，那僧房卻一物不失，道士的行囊

中，藏有數十金，也都還在！眾人都很驚駭，跑去報官。

邑令粟千鍾帶人來查驗，有一個牧童來說，村南十餘里外的枯井中，好像有死人。

粟千鍾帶人跑去察看，見到枯井中有四具屍體，互相重疊，然而身上都沒有傷口。

粟千鍾說：

「僧庵內一物不失，這不是盜；四人都年老體衰，也絕不是姦；邂逅留宿，也不是仇；身無寸傷，也不是互殺。可是著四個人為什麼同死呢？四具屍首，又怎麼都被移走了呢？」

門戶都向內反鎖，他們又是怎麼出來的？僧庵距離枯井很遠，他們又是怎麼到這裡的呢？這件事出乎情理之外。我能審問人，不能審問鬼。人都死了，沒有得審問了，只能當疑案結案了。」

粟千鍾逕自將案件向上呈報，上官亦無可駁問，竟然也從所議，以疑案了結。

應山明晟，是有名的縣令，也是第四卷中「因姦謀殺」故事中的縣令，他說：「我到獻縣，就聽過這個案件，我想了很多年，也是不能解釋。

遇到這等事，當以不解解之，人們一旦自作聰明，則破裂百出，可能要

牽連許多人啊！人們都說粟千鍾憤憤糊塗，亂判一通，我就是佩服他的憤憤糊塗啊。」

吸毒石

《左傳》言，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小奴玉保，是流放烏魯木齊犯人的兒子，一開始是隸屬特納格爾的軍屯。曾追羊追到山谷裡，見到大巨蛇，像柱子一樣粗，盤據在高崗之頂，向日曬鱗。全身鱗片五色爛然，好像一堆錦繡。

牠頭頂上還有一隻角，快要有一尺長，天空有群雉飛過，那蛇張口吸之，相距四五丈，都被牠吸氣而落，如矢投壺，他心知，那跑失的羊，一定被牠吞了！

乘著巨蛇還沒發現他，玉保循著原路，跳過溪澗，迅速逃歸，玉保恐怖
的差點失了魂魄。

軍吏鄔圖麟聽了才說：「此蛇至毒，而牠的角恰恰能解毒，就是人們說的「吸毒石」。

想抓這種蛇的人，可以攜帶幾斤雄黃，到上風處燃燒，那蛇隨即委頓不能動，就可以取牠的角，鋸成塊狀。癰疽初起時，用一塊放在瘡頂，那會像

磁石吸鐵，相黏不會脫落。待毒氣吸出，才會自落。

用過後，可放在人乳中，浸出其毒，仍可再用。毒輕的人，乳汁會變綠色，稍重的也會變的青黯，毒極重的，乳汁會變黑紫色。

乳汁變黑紫的，要吸用四五次，才可以完全解盡內毒。其餘的，用一二次就可以痊癒了。」

我記得從兄懋園家，也有吸毒石，治癰疽頗靈驗。那種質地，不是木頭也不是石材，至今才知道，那是蛇的角啊！

語忘敬遺

正乙真人能作催生符，很多人家都有。生孩子又不是祈禱下雨或是驅妖，與真人何事？實在是不可解釋。

有人說：「道書記載有二種鬼，一種名叫語忘，一個名叫敬遺，能使婦人難產。若知到他們的名字，在紙上書寫畫符，則去。」

畫符真的能制此二鬼嗎？

四海內外，天天都有產婦生孩子，然而天下只有這「語忘、敬遺」二隻會造成難產的鬼嗎？還是每一處各有二隻鬼，還是一家各有二隻鬼，也都叫語忘、敬遺呢？

如果天下只有這兩隻鬼會造成婦女難產，那麼他們倆鬼都要周遊奔走為厲，做鬼的豈不是太累了啊？

如果一處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則生孩子的時候少，不生孩子的時間多，就不知有幾百萬隻語忘和敬遺無所事事，到處都有那麼多隻語忘、敬遺，只能靜靜等待婦人生產才來做怪，那些鬼，又何其冗閒無用啊？

有人說：「婦人難產的緣因很多，語忘、敬遺只是其中之一，也不能都說是他倆作怪，所以也不一定怪罪他倆，燒符只是叫他們來問問而已。」

這也是一種解釋啊！然而，若以萬一難產或偶然難產之事，而天天召他倆都來問問，真的是他們作怪，就驅趕他們，若不是他們作怪，召換他們來，豈不是誤傳？又叫他們回去！這不就又得罪了他們了嗎？

即使不得罪，然而一符召一將，如果燒了大量的符，叫來無數的天將，會不會像幽王燃烽火？若上帝只給了真人符，卻只設置一神，就會如同諸符共一將，則此將，就算是有千手千眼的能耐，那也是疲於奔命啊！上帝給了真人許多符，也特設無量化身之神，供他捕風捉影的勞役，可能嗎？

然趙鹿泉前輩也有一符，傳自明代，說是以前高行真人，精煉剛氣所畫的符。試之，隨即靈驗，趙鹿泉前輩不是會胡說妄語的人，然而這種事，我是不能測度的啊！

張真人

俗傳，張真人的僕人、小廝和役者，都是鬼神，他曾與客對談，司茶的是雷工，客人不敬，回家的路上被雷霆尾隨，差一點就被雷劈了！

這是鄉野傳奇，不經之談啊。

記得有一日，張真人和我一同陪祀，快到太廟的時候，張真人才發現，他忘了戴朝珠了，他向我借，我戲說：

「雷部鬼律，令行最快，何不派雷神回去取？」張真人聽了為之臉紅。

然而我在福州使院之時，老僕人魏成，夜夜被鬼祟侵擾，一夜，我乘醉怒叱說：

「我主上素來與張天師善，明日我寄一札回去，雷部立刻就來了！」

那鬼祟應聲而寂，沒想到，竟然連狐鬼，也習慣聽這種話語了啊！

樹精遇木匠

奴才王廷佐，夜晚自滄州乘馬回來，到了常家磚河，那馬忽然停止不跑了！黑暗中，王廷佐看見大樹阻擋去路，這是平時沒有的啊！

他勒馬從旁繞過，那倒在路上的大樹竟然四面旋轉不停！一直在他的馬

前盤繞不去。不一會兒，馬漸疲，人也漸漸迷了。

隨即有他平日就認識的木工，國姓、韓姓兩人從東邊來了，見到王廷佐癡立，都覺得很奇怪，王廷佐指著大樹說，有大樹擋著他。

當時，國姓、韓姓二位木匠人早就喝醉了，都大聲齊呼說：

「佛殿少了一根梁，正要找根大樹，今天幸好有了，機不可失啊！」

兩人各持斧鋸，跑向前去，就要砍了！那樹倏然化成旋風，跑了！

《陰符經》曰：「禽之制在氣。」木妖畏懼匠人，就像狐狸怕獵戶。那是積威所劫，其氣燄足以懾伏、剋之，有時候，是不必力鬥才能爭勝啊！

理直

寧津的蘇子庾說，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的夏天，張氏的媳婦和婆婆一同刈麥子，才收拾聚起來成堆成堆的，就有大旋風從西來，把麥子堆吹的四散。媳婦怒，將手裡的鐮刀，向著風裡丟擲出去，竟然有數滴血漬灑落地上！她才和婆婆一起走過去撿起鐮刀，那媳婦竟然倚著樹，好像昏醉了去，那媳婦的魂被人縛綁到了一處神祠。

那神怒叱說：「悍婦！竟敢傷我吏，速受杖！」

媳婦性情素來剛強，抗聲的說：

「貧家種麥數畝，賴以活命。烈日中，婆媳都辛苦，才刈畢整麥桿，就被怪風吹散。我以為是邪祟，所以才拿鐮刀丟他，沒想到傷了大王的使者。」

況且使者來往，都有官路，為何要橫經民田？敗人家的麥子啊！因此受杖打，我實在心有所不甘！」

神低頭想想，說：「說的也是理直，可遣去。」

媳婦甦醒了，而旋風又來了，這次是來將其麥桿聚成一處。

蘇子庾說這事時，吳橋王仁趾說：

「這不知是何方之神？不曲庇其私昵，說是正直也可以。雖然先聽受害人的訴告，卻沒叫媳婦受刑，說他聰明也是可以的啊。」

景州戈荔田說：「媳婦訴其冤，神即能鑒之，既聰且明啊。倘若是訴者哀哀，聽者昏昏憤憤，你們會怎麼說呢？」

蘇子庾說：「王仁趾總是不肯稱讚人，還是荔田說的好。」

鰐寶

四川藩司張寶南，是我的先祖母堂弟，他的母親生前喜歡吃鰐羹。

有一天，廚師得了一隻巨鰐，才切斷了巨鰐的頭，竟有個小人兒，長四五寸，從巨鰐的斷頸突出，繞著死鰐而走。

廚師大駭仆倒在地，眾人救了才甦醒，那隻小小人兒已經不知去向了。廚師後來剖鱉，才又在鱉腹中看見，卻是已經死了！

先祖母曾經拿起來看過，當時先母還小，亦在旁親眼目睹。

那隻小小人的裝扮，很像職貢圖中畫的回回形狀，頭戴黃的帽色，穿藍色褶裙，腰帶紅色，靴子黑色，紋理分明，和畫像真像啊，面目手足，也都如刻畫。

家裡的館師岑生也識得，他說：

「此名鱉寶，若是還活著，可以剖臂納入人肉中，鱉寶則吃人血維生。

人臂若埋有此鱉寶，則地中所藏的金銀珠玉之類，雖然隔著厚土，也都可以看見。

當人血被吃盡了以後，人會死了，子孫們如果又剖臂收納之，就可以世世成為富人。」

那廚師聽了，大為懊悔，每次一想到這件事，總是懊惱的自己打自己的臉頰。

外祖母曹太夫人說：「據岑師所說，那是以命博財啊。人肯以命博才，有許多方法，何必剖臂養鱉寶啊？」

那廚師始終不醒悟，竟然自恨死了。

孤樹上人

孤樹上人，不知是那裡的人，也不知他的姓名。明朝崇禎末年，居住在景城的破寺中。先高祖厚齋公曾經贈以詩。

一夜，孤樹上人在燈下誦經，窗外窸窣有聲，似有人來往，他呵問：

「是誰？」

有朗聲回應說：「我是野狐，為了聽經來此。」

問：「某刹的法筵最盛，為何不前往那裡去聽經？」

狐說：「那裡誦經的人，都在人多的地方處誦經，師這裡，是在無人處誦經啊。」

後來孤樹上人曾為厚齋公敘述這件事，厚齋公說：

「師以此語告訴我，也是在有人處誦經啊。」孤樹上人憮然靜默很久。

夢筆生光

詩仙李太白夢筆生花，那是睡鄉幻景啊！

福建陸路提督，馬負，生性最喜歡書法，時常耽溺在翰墨之中，稍有閒暇，即臨池書寫。

一日，他所用的巨筆還懸在架上，巨筆忽然吐出光燄，光長數尺，自毫端倒注於地，復而又逆卷而上，巨筆的筆毛蓬蓬然，過了一會兒才收斂，署中的弁卒都看見了。

馬公將這種情況畫成一幅小照，我也曾為小照題詩。

然而馬公竟在任上去逝了，這事竟然也是妖異，並非祥瑞啊。

晚年得子

少司馬史抑堂，他是相國文靖公的次子。

家居時，忽然無故目眩頭昏以至昏厥，他自覺自己的魂出了門外，還有人扶掖著他，登上轎子。

走了好幾里路，又有另一抬轎子，從後面急急追來，一直追到了他的坐轎後，有人大聲疾呼！叫停。

他叫從人前去看是誰人叫停？則是先父文靖公。

史抑堂立即下轎叩謁，文靖公告訴他說：

「你還有子孫尚未出世，這個時候，你怎麼可以就走了呢？」

文靖公揮手，叫從人送他歸去。史抑堂霍然而醒，當時，他已經七十四歲了。

次年，他得了一子，過兩年又得一子，果然如先父文靖公之言。這是少司馬史抑堂七十八歲時，到了京師親口對我說的奇事。

第五卷
灤陽消夏錄五

鄭五，不知何許人，攜母妻流寓河間，以木工自給。病將死，囑其妻曰：「我本無立錐地，汝又拙於女紅，度老母必以凍餒死。今與汝約，有能為我養母者，汝即嫁之，我死不恨也。」妻如所約，母藉以存活。或奉事稍怠，則室中有聲，如碎磁折竹。一歲棉衣未成，母泣號寒，忽大聲如鐘鼓，殷動牆壁。如是七八年，母死後乃寂。

佃戶曹自立，粗識字，不能多也。偶患寒疾，昏憤中為一役引去。途遇一役，審為誤拘，互詬良久，俾送還。經過一處，以石為垣，周里許，其內濃煙空湧，紫燄赫然。門額六字，巨如斗，不能盡識，但記其點畫而歸。據所記偏旁推之，似是「負心背德之獄」也。

世稱殤子為債鬼，是固有之。盧南石言，朱元亭一子病瘵綿憊

時，呻吟自語曰：「是尚欠我十九金。」俄醫者投以人參，煎成未飲而逝。其價恰得十九金。此近日事也。或曰四海之中，一日之內，殤子不知其凡幾，前生逋負者，安得如許之眾？夫死生轉轂，因果循環，如恒河之沙，積數不可以測算；如太空之雲，變態不可以思議，是誠難拘一格。然計其大勢，則冤愆糾結，生於財貨者居多。老子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人之一生，蓋無不役志於是者。顧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得則彼失，此盈則彼虧。機械於是而生，恩仇於是而起。業緣報復，延及三生。觀謀利者之多，可知索償者之不少矣。史遷有言：「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君子寧信其有，或可發人深省也。

里婦新寡，狂且賂鄰媼挑之。夜入其闥，闔扉將寢，忽燈光綠黯，縮小如豆，俄爆然一聲，紅燄四射，圓如二尺許，大如鏡。中

現人面，乃其故夫也。男女並噉然仆榻下，家人驚視，其事遂敗。或疑嫠婦墮節者眾，何以此鬼獨有靈？余謂鬼有強弱，人有盛衰，此本強鬼，又值二人之衰，故能為厲耳。其他茹恨黃泉，冤纏數世者，不知凡幾，非竟神隨形滅也。或又疑妖物所憑，作此變怪，是或有之。然妖不自興，因人而興，亦幽魂怨毒之氣，陰相感召，邪魔乃乘而假借之。不然，陶嬰之室，何未聞黎邱之鬼哉？

羅仰山通政，在禮曹時，為同官所軋，動輒掣肘，步步如行荊棘中，性素迂滯，漸恚憤成疾。一日，鬱鬱枯坐，忽夢至一山，花放水流，風日清曠，覺神思開朗，壘塊頓消。沿溪散步，得一茅舍，有老翁延入小坐，言論頗洽。老翁問何以有病容，羅具陳所苦。老翁太息曰：「此有夙因，君所未解。君七百年前為宋黃筌，某即南唐徐熙也。徐之畫品，本居黃上。黃恐奪供奉之寵，巧詞排抑，使

沉淪困頓，銜恨以終。其後輾轉輪迴，未能相遇。今世業緣湊合，乃得一快其宿仇。彼之加於君者，即君之曾加於彼者也，君又何憾焉？大抵無往不復者，天之道；有施必報者，人之情。既已種因，終當結果。其氣機之感，如磁之引鍼，不近則已，近則吸而不解；其怨毒之結，如石之含火，不觸則已，觸則激而立生。其終不消釋，如疾病之隱伏，必有驟發之日；其終相遇合，如日月之旋轉，必有交會之纏。然則種種害人之術，適有自害而已矣。吾過去生中，與君有舊，因君未悟，故為述憂患之由。君與彼已結果矣，自今以往，慎勿造因可也。」羅灑然有省，勝負之心頓盡。數日之內，宿疾全除。此余十許歲時，聞霍易書先生言。或曰：「是衛公延璞事，先生偶誤記也。」未知其審，併附識之。

田白巖言，康熙中江南有征漕之案，官吏伏法者數人。數年後

有一人降乩於其友人家，自言方在冥司訟某公。友人駭曰：「某公循吏，且其總督兩江，在此案前十餘年，何以無故訟之？」乩又書曰：「此案非一日之故矣。方其初萌，褫一官，竄流一二吏，即可消患於未萌。某公博忠厚之名，養癰不治，久而潰裂，吾輩遂遭其難。吾輩病民蠱國，不能仇現在之執法者也。追原禍本，不某公之訟而誰訟歟？」書訖，乩遂不動。迄不知九幽之下，定讞如何。《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古聖人所見遠矣。此鬼所言，要不為無理也。

里有姜某者，將死，囑其婦勿嫁。婦泣諾。後有豔婦之色者，以重價購為妾。方靚妝登車，所蓄犬忽人立怒號，兩爪抱持齧婦面，裂其鼻準，並盲其一目。婦容既毀，買者委之去，後亦更無覬覦者。此康熙甲午乙未間事，故老尚有目睹者。皆曰：「義哉此犬，愛主

人以德；智哉此犬，能攻病之本。」余謂犬斷不能見及此，此其亡夫厲鬼所憑也。

愛堂先生，嘗飲酒夜歸，馬忽驚逸，草樹翳薈，溝塍凹凸，幾蹶者三四。俄有人自道左出，一手挽轡，一手掖之下，曰：「老母昔蒙拯濟，今救君斷骨之厄也。」問其姓名，轉瞬已失所在矣。先生自憶生平未有是事，不知鬼何以云然。佛經所謂無心佈施，功德最大者歟。

張福，杜林鎮人也，以負販為業。一日，與里豪爭路，豪揮撲推墮石橋下。時河冰方結，觚稜如鋒刃，顛骨破裂，僅奄奄存一息。里胥故謙豪，遽聞於官，官利其財，獄頗急。福陰遣母謂豪曰：「君償我命，與我何益？能為我養老母幼子，則乘我未絕，我到官言失

足墮橋下。」豪諾之。福粗知字義，尚能忍痛自書狀，生供鑿鑿，官吏無如何也。福死之後，豪竟負約。其母屢控於官，終以生供有據，不能直。豪後乘醉夜行，亦馬蹶墮橋死。皆曰：「是負福之報矣。」先姚安公曰：「甚哉！治獄之難也，而命案尤難。有頂凶者，甘為人代死；有賄和者，甘鬻其所親。斯已猝不易詰矣。至於被殺之人，手書供狀，云非是人之所殺，此雖皋陶聽之，不能入其罪也。倘非負約不償，致遭鬼殛，則竟以財免矣。訟情萬變，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據理率斷哉！」

姚安公言，有孫天球者，以財為命，徒手積累至千金，雖妻子凍餓，視如陌路，亦自忍凍餓，不輕用一錢。病革時，陳所積於枕前，一一手自撫摩，曰：「爾竟非我有乎？」嗚咽而歿。孫未歿以前，為狐所齟。每攝其財貨去，使窘急欲死，乃於他所復得之，如

是者不一。又有劉某者，亦以財為命，亦為狐所黷。一歲除夕，凡劉親友之貧者，悉饋數金。訝不類其平日所為，旋聞劉牀前私篋為狐盜去二百餘金，而得謝柬數十紙。蓋孫財乃辛苦所得，狐怪其慳嗇，特戲之而已。劉財多由機巧剝削而來，故狐竟散之。其處置也顧得宜也。

余督學閩中時，幕友鍾忻湖言，其友昔在某公幕，因會勘，宿古寺中。月色朦朧，見某公窗下有人影，徘徊良久，冉冉上鐘樓去，心知為鬼魅，然素有膽，竟躡往尋之。至則樓門鎖閉，樓上似有二三人語。其一曰：「君何以空返？」其一曰：「此地罕有官吏至，今幸兩官共宿，將俟人靜訟吾冤。頃竊聽所言，非揣摩迎合之方，即消弭彌縫之術，是不足以辦吾事。故廢然返。」語畢，似有太息聲，再聽之，竟寂然矣。次日，陰告主人，果變色搖手，戒勿多事。迄

不知其何冤也。余謂此君友有賺於主人，故造斯言，形容其巧於趨避，為鬼揶揄耳。若就此一事而論，鬼非目睹，語未耳聞，恍惚杳冥，茫無實據，雖閻羅包老，亦無可措手，顧乃責之於某公乎？

平原董秋原言，海豐有僧寺，素多狐，時時擲瓦石黠人。一學究借東廂三楹授徒，聞有是事，自詣佛殿呵責之，數夕寂然，學究有德色。一日，東翁過談，拱揖之頃，忽袖中一卷墮地，取視，乃秘戲圖也。東翁默然，次日生徒不至矣。狐未犯人，人乃犯狐，竟反為狐所中。君子之於小人，謹備之而已。無故而觸其鋒，鮮不敗也。

關帝祠中，皆塑周將軍，其名則不見於史傳。考元魯貞《漢壽亭侯廟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語，則其來已久，其靈亦最

著。里媪有劉破車者，言其夫嘗醉眠關帝香案前，夢周將軍蹴之起，左股青痕，越半月乃消。

謂鬼無輪迴，則自古及今，鬼日日增，將大地不能容；謂鬼有輪迴，則此死彼生，旋即易形而去；又當世間無一鬼，販夫田婦，往往轉生，似無不輪迴者。荒阡廢塚，往往見鬼，又似有不輪迴者。表兄安天石，嘗臥疾，魂至冥府，以此問司籍之吏。吏曰：「有輪迴，有不輪迴。輪迴者三途：有福受報，有罪受報，有恩有怨者受報。不輪迴者亦三途：聖賢仙佛不入輪迴；無間地獄不得輪迴；無罪無福之人，聽其遊行於墟墓，餘氣未盡則存，餘氣漸消則滅，如露珠水泡倏有倏無，如閒花野草自榮自落，如是者無可輪迴。或有無依魂魄附人感孕，謂之偷生；高行緇黃轉世借形，謂之奪舍，是皆偶然變現，不在輪迴常理之中。至於神靈下降輔佐明時，魔怪群

生縱橫殺劫，是又氣數所成，不以輪迴論矣。」天石固不信輪迴者，病痊以後，嘗舉以告人曰：「據其所言，乃鑿然成理。」

星士虞春潭，為人推算，多奇中。偶薄遊襄漢，與一士人同舟，論頗款洽，久而怪其不眠不食，疑為仙鬼。夜中密詰之，士人曰：「我非仙非鬼，文昌司祿之神也。有事詣南嶽，與君有緣，故得數日周旋耳。」虞因問之曰：「吾於命理，自謂頗深，嘗推某當大貴而竟無驗。君司祿籍，當知其由。」士人曰：「是命本貴，以熱中削減十之七矣。」虞曰：「仕宦熱中，是亦常情，何冥謫若是之重？」士人曰：「仕宦熱中，其強悍者必怙權，怙權者必狠而愎；其孱弱者必固位，固位者必險而深。且怙權固位，是必躁競，躁競相軋，是必排擠。至於排擠，則不問人之賢否，而問黨之異同；不計事之可否，而計己之勝負。流弊不可勝言矣。是其惡在貪酷上。」

壽且削減，何止於祿乎？」虞陰記其語，越兩歲餘，某果卒。

張鉉耳先生之族，有以狐女為妾者，別營靜室居之。牀帷器具與人無異，但自有婢媪，不用張之奴隸耳。室無纖塵，惟坐久覺陰氣森然，亦時聞笑語，而不睹其形。張故巨族，每姻戚宴集，多請一見，皆不許。一日，張固強之，則曰：「某家某娘子猶可，他人斷不可也。」入室相晤，舉止嫺雅，貌似三十許人。詰以室中寒凜之故，曰：「娘子自心悸耳，室故無他也。」後張詰以獨見是人之故，曰：「人陽類，鬼陰類。狐介於人鬼之間，然亦陰類也，故出恒以夜。白晝盛陽之時，不敢輕與人接也。某娘子陽氣已衰，故吾得見。」張惕然曰：「汝日與吾寢處，吾其衰乎？」曰：「此別有故。凡狐之媚人有兩途，一曰蠱惑，一曰夙因。蠱惑者，陽為陰蝕則病，蝕盡則死。夙因則人本有緣，氣自相感，陰陽翕合，故可久而相安。

然蠱惑者十之九，夙因者十之一。其蠱惑者，亦必自稱夙因。但以傷人不傷人，知其真偽耳。」後見之人，果不久下世。

羅與賈比屋而居，羅富賈貧。羅欲並賈宅，而勒其值。以售他人，羅又阻撓之。久而益窘，不得已減值售羅。羅經營改造，土木一新。落成之日，盛筵祭神。紙錢甫燃，忽狂風捲起，著樑上，烈焰驟發，煙煤迸散如雨落。彈指間，寸椽不遺，並其舊廬蕪焉。方火起時，眾手交救，羅拊膺止之，曰：「頃火光中，吾恍惚見賈之亡父，是其怨毒之所為，救無益也。吾悔無及矣。」急呼賈子至，以腴田二十畝，書券贈之。自是改行從善，竟以壽考終。

滄州樊氏扶乩，河工某官在焉，降乩者關帝也，忽大書曰：「某來前，汝具文懺悔，語多迴護，對神尚爾，對人可知。夫誤傷人者

過也，迴護則惡矣。天道宥過而殛惡，其聽汝巧辯乎！」其人伏地惕息，揮汗如雨。自是怏怏如有失，數月病卒，竟不知所懺悔者何事也。

褚寺農家有婦姑同寢者，夜雨牆圯，泥土簌簌下。婦聞聲急起，以背負牆而疾呼姑醒，姑匍匐墮炕下，婦竟壓焉，其屍正當姑臥處。是真孝婦，以微賤無人聞於官，久而並佚其姓氏矣。相傳婦死之後，姑哭之慟。一日，鄰人告其姑曰：「夜夢汝婦，冠帔來曰，傳語我姑，無哭我。我以代死之故，今已為神矣。」鄉之父老皆曰：「吾夜所夢亦如是。」或曰：「婦果為神，何不示夢於其姑？此鄉鄰欲緩其慟，造是言也。」余謂忠孝節義，歿必為神。天道昭昭，歷有證驗，此事可以信其有。即曰一人造言，眾人附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心以為神，天亦必以為神矣，何必又疑其妄焉？

長山聶松巖，以篆刻遊京師。嘗館余家，言其鄉有與狐友者，每賓朋宴集，招之同坐。飲食笑語，無異於人，惟聞聲而不睹其形耳。或強使相見，曰：「對面不睹，何以為相交？」狐曰：「相交者交以心，非交以貌也。夫人心叵測，險於山川，機阱萬端，由斯隱伏。諸君不見其心，以貌相交，反以為密；於不見貌端，反以為疏，不亦悖乎？」田白巖曰：「此狐之閱世深矣。」

肅寧老儒王德安，康熙丙戌進士也。先姚安公從受業焉。嘗夏日過友人家，愛其園亭軒爽，欲下榻於是，友人以夜有鬼物辭。王因舉所見一事曰：「江南岑生，嘗借宿滄州張蝶莊家，壁張鍾馗像，其高如人，前復陳一自鳴鐘。岑沉醉就寢，皆未及見。夜半酒醒，月明如晝，聞機輪格格，已詫甚，忽見畫像，以為奇鬼，取案上端

硯仰擊之，大聲砰然，震動戶牖。僮僕排闥入視，則墨瀋淋漓，頭面俱黑；畫前鐘及玉瓶磁鼎，已碎裂矣。聞者無不絕倒。然則動云見鬼，皆人自膽怯耳。鬼究在何處耶？」語甫脫口，牆隅忽應聲曰：「鬼即在此，夜當拜謁，幸勿以硯見擊。」王默然竟出。後嘗舉以告門人曰：「鬼無白晝對語理，此必狐也。吾德恐不足勝妖，是以避之。」蓋終持無鬼之論也。

明器，古之葬禮也，後世復造紙車紙馬。孟雲卿《古輓歌》曰：「冥冥何所須，盡我生人意。」蓋姑以緩慟云爾。然長兒汝侏病革時，其女為焚一紙馬，汝侏絕而復甦曰：「吾魂出門，茫茫然不知所向。遇老僕王連升牽一馬來，送我歸。恨其足跛，頗顛簸不適。」焚馬之奴泣然曰：「是奴罪也。舉火時實誤折其足。」又六從舅母常氏，彌留時喃喃自語曰：「適往看新宅頗佳，但東壁損壞，可奈

何？」侍疾者往視其棺，果左側朽，穿一小孔，匠與督工者尚均未覺也。

李又聃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遺卷，牒訴於文昌祠。

夜夢神語曰：「爾讀書半生，尚不知窮達有命耶？」嘗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先姚安公怫然曰：「又聃應舉之士，傳此語則可，汝輩手掌文衡者，傳此語則不可。聚奎堂柱，有熊孝感相國題聯曰：『赫赫科條，袖裡常存惟白簡；明明案牘，簾前何處有朱衣。』汝未之見乎？」

海陽李玉典前輩言，有兩生讀書佛寺。夜方嫖狎，忽壁上現大圓鏡，徑丈餘，光明如晝，毫髮畢睹，聞簷際語曰：「佛法廣大，固不汝嗔，但汝自視鏡中，是何形狀？」余謂幽期密約，必無人在

旁，是誰見之？兩生斷無自言理，又何以聞之？然其事為理所宜有，固不必以子虛烏有視之。玉典又言，有老儒設帳廢圃中，一夜聞垣外吟哦聲，俄又聞辯論聲，又聞囂爭聲，又聞詬詈聲，久之遂聞毆擊聲。圃後曠無居人，心知為鬼，方戰慄間，已鬥至窗外。其一盛氣大呼曰：「渠評駁吾文，實為冤憤，今同就正於先生。」因朗吟數百言，句句手自擊節，其一且呻吟呼痛，且微哂之。老儒惕息不敢言，其一厲聲曰：「先生究以為如何！」老儒囁嚅久之，以額叩枕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一大笑去，其一往來窗外，氣咻咻然。至雞鳴乃寂。云聞之膠州法黃裳。余謂此亦黃裳寓言也。

天津孟生文燻有雋才，張石鄰先生最愛之。一日掃墓歸，遇孟於路旁酒肆，見其壁上新寫一詩曰：「東風翦翦漾春衣，信步尋芳信步歸。紅映桃花人一笑，綠遮楊柳燕雙飛。徘徊曲徑憐香草，惆

悵喬林掛落暉。記取今朝廷佇處，酒樓西畔是柴扉。」詰其所以，諱不言。固詰之，始云：「適於道側見麗女，其容絕代，故坐此冀其再出。」張問其處，孟手指之。張大駭曰：「是某家墳院，荒廢久矣，安得有是？」同往尋之，果馬鬣蓬科，杳無人跡。

余在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差運伊犁軍械，其妻獨處。今日過午，門不啟，呼之不應，當有他故。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則男女二人共枕臥，裸體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來，亦無識者。研問鄰里，茫無端緒，擬以疑獄結矣。是夕，女屍忽呻吟，守者驚視，已復生，越日能言。自供：「與是人幼相愛，既嫁猶私會。後隨夫駐防西域，是人念之不釋，復尋訪而來，甫至門，即引入室，故鄰里皆未覺。慮暫會終離，遂相約同死，受刃時痛極昏迷，倏如夢覺，則魂已離體。急覓是人，不知何

往。惟獨立沙磧中，白草黃雲，四無邊際。正彷徨間，為一鬼縛去。至一官府，甚見詰辱。云：『是雖無恥，命尚未終。』叱杖一百，驅之返。杖乃鐵鑄，不勝楚毒，復暈絕。及漸蘇，則回生矣。「視其股，果杖痕重疊。駐防大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罰，姦罪可勿重科矣。」余《烏魯木齊雜詩》有曰：「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願違。白草蕭蕭埋旅櫬，一生腸斷華山畿。」即詠此事也。

朱青雲言，嘗與高西園散步水次。時春冰初泮，淨綠瀛溶。高曰：「憶晚唐有『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句，無一字言春水，而晴波滑笏之狀，如在目前。惜不記其姓名矣。」朱沉思未對，聞老柳後有人語曰：「此初唐劉希夷詩，非晚唐也。」趨視無一人，朱悚然曰：「白日見鬼矣！」高微笑曰：「如此鬼，見亦大佳，但恐不肯相見耳。」對樹三揖而行。歸檢劉詩，果有此二語。余偶以

告戴東原，東原因言：「有兩生燭下對談，爭《春秋》周正夏正，往復甚苦，窗外忽太息言曰：『左氏周人，不容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詞費也。』」出視窗外，惟一小僮方酣睡。「觀此二事，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冥冥之中，無在旁揶揄者乎？

聶松巖言，即墨子生，騎一驢赴京師。中路憩息高崗上，繫驢於樹，而倚石假寐，忽見驢昂首四顧，浩然歎曰：「不至此地數十年，青山如故，村落已非舊徑矣。」于故好奇，聞之躍然起曰：「此宋處宗長鳴雞也。日日乘之共談，不患長途寂寞矣！」揖而與言，驢齧草不應。反覆開導，約與為忘形交，驢亦若勿聞。怒而痛鞭之，驢跳擲狂吼，終不能言，竟箠折一足。繫於屠肆，徒步以歸。此事絕可笑。殆睡夢中誤聽耶？抑此驢夙生冤讎，有物憑之，以激于之

怒殺耶？

三叔儀南公，有健僕畢四，善弋獵，能挽十石弓，恒捕鶉於野。凡捕鶉者必以夜。先以槁穢插地如禾隴之狀，而布網於上，以牛角作曲管，肖鶉聲吹之。鶉既集，先微驚之，使漸次避入槁穢中，然後大聲驚之，使群飛突起，則悉觸網矣。吹管時，其聲淒咽，往往誤引鬼物至。故必築團焦自衛，而攜兵仗以備之。一夜，月明之下，見老叟來作禮曰：「我狐也，兒孫與北村狐構鬻，舉族械戰。彼陣擒我一女，每戰必反接驅出以辱我。我亦陣擒彼一妾，如所施報焉。由此仇益結，約今夜決戰於此。聞君義俠，乞助一臂力，則沒齒感恩。持鐵尺者彼，持刀者我也。」畢故好事，忻然隨之往，翳叢薄間。兩陣既交，兩狐血戰不解，至相抱手搏。畢審視既的，控弦一發，射北村狐踣。不虞弓勁矢鉅，貫腹而過，並老叟洞腋殪焉。兩陣各

惶遽奪屍，棄俘囚而遁。畢解二狐之縛，且告之曰：「傳與爾族，兩家勝敗相當，可以解冤矣。」先是北村每夜聞戰聲，自此遂寂。此與李冰事相類。然冰戰江神為捍災禦患，此狐呈其私憤，兩鬥不已，卒至兩傷。是亦不可以已乎！

姚安公在滇時，幕友言署中香櫞樹下，月夜有紅裳女子靚妝立，見人則冉冉沒土中。眾議發視之。姚安公攜卮酒澆樹下，自祝之曰：「汝見人則隱，是無意於為祟也，又何必屢現汝形，自取暴骨之禍？」自是不復出。又有書齋甚軒敞，久無人居。舅氏安公五章，時相從在滇，偶夏日裸寢其內，夢一人揖而言曰：「與君雖幽明異路，然眷屬居此，亦有男女之別，君奈何不以禮自處？」矍然醒，遂不敢再往。姚安公嘗曰：「樹下之鬼，可論之以理；書齋之魅，能以理論人。此郡僻處萬山中，風俗質樸，渾沌未鑿，故異類亦淳

良如是也。」

余兩三歲時，嘗見四五小兒彩衣金釧，隨余嬉戲，皆呼余為弟，意似甚相愛，稍長時乃皆不見。後以告先姚安公，公沉思久之，爽然曰：「汝前母恨無子，每令尼媪以彩絲繫神廟泥孩歸，置於臥內，各命以乳名，日飼果餌，與哺子無異。歿後，吾命人瘞樓後空院中，必是物也。」恐後來為妖，擬掘出之，然歲久已迷其處矣。前母即張太夫人姊。一歲忌辰，家祭後，張太夫人晝寢，夢前母以手推之，曰：「三妹太不經事！利刃豈可付兒戲？」愕然驚醒，則余方坐身旁，掣姚安公革帶佩刀出鞘矣。始知魂歸受祭，確有其事，古人所以事死如生也。

表叔王碧伯妻喪，術者言某日子刻回煞，全家皆避出。有盜偽

為煞神，逾垣入，方開篋攫簪珥，適一盜又偽為煞神來，鬼聲嗚嗚漸近。前盜皇遽避出，相遇於庭。彼此以為真煞神，皆悸而失魂，對仆於地。黎明家人哭入，突見之，大駭，諦視乃知為盜，以薑湯灌蘇，即以鬼裝縛送官。沿路聚觀，莫不絕倒。據此一事，回煞之說當妄矣。然回煞形跡，余實屢目睹之。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

益都朱天門言，甲子夏，與數友夜集明湖側，召妓侑觴，飲方酣，妓素不識字，忽援筆書一絕句曰：「一夜瀟瀟雨，高樓怯曉寒。桃花零落否？呼婢捲簾看。」擲於一友之前。是人觀訖，遽變色仆地，妓亦仆地。頃之妓蘇，而是人不蘇矣。後遍問所親，迄不知其故。

癸巳甲午間，有扶乩者自正定來，不談休咎，惟作書畫，頗疑

其偽托。然見其為曹慕堂作著色山水長卷，及醉鍾馗像，筆墨皆不俗。又見贈董曲江一聯曰：「黃金結客心猶熱，白首還鄉夢更遊。」亦酷肖曲江之為人。

佃戶二曹，婦悍甚，動輒訶詈風雨，詬誶鬼神。鄰鄉里閭，一語不合，即揎袖露臂，攜二搗衣杵，奮呼跳擲如雌虎。一日，乘陰雨出竊麥，忽風雷大作，巨雹如鵝卵，已中傷仆地。忽風捲一五斗栲栳，墮其前，頂之得不死。豈天亦畏其橫歟？或曰：「是雖暴戾，而善事其姑。每與人計，姑叱之輒弭伏，姑批前頰，亦跪而受，然則遇難不死有由矣。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豈不然乎？」

癸亥夏，高川之北墮一龍，里人多目睹之。姚安公命駕往視，

則已乘風雨去。其蜿蜒攫吟之跡，蹂躪禾稼二畝許，尚分明可見。龍，神物也，何以致墮？或曰是行雨有誤，天所謫也。按世稱龍能致雨，而宋儒謂雨為天地之氣，不由於龍。余謂《禮》稱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公羊傳》謂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之雲，是宋儒之說所本也。《易·文言傳》稱，雲從龍，故董仲舒祈雨法，召以土龍，此世俗之說所本也。大抵有天雨，有龍雨。油油而雲，瀟瀟而雨者，天雨也；疾風震雷，不久而過者，龍雨也。觀觸犯龍潭者，立致風雨，天地之氣，能如是之速合乎？洗 答誦梵咒者，亦立致風雨。天地之氣，能如是之刻期乎？故必兩義兼陳，其理始備。必規規然膠執一說，毋乃不通其變歟。

里人王驢，耕於野，倦而枕塊以臥。忽見肩輿從西來，僕馬甚眾，輿中坐者先叔父儀南公也。怪公方臥疾，何以出行？急近前起

居，公與語良久，乃向東北去。歸而聞公已逝矣。計所見僕馬，正符所焚紙器之數。僕人沈崇貴之妻，親聞驢言之。後月餘，驢亦病卒。知白晝遇鬼，終為衰氣矣。

余第三女，許婚戈仙舟太僕子。年十歲，以庚戌夏至卒。先一日，病已革，時余以執事在方澤，女忽自語曰：「今日初八，吾當明日辰刻去，猶及見吾父也。」問何以知之，瞑目不言。余初九日禮成歸邸，果及見其卒。卒時壁掛洋鐘，恰琤然鳴八聲，是亦異矣。

膳夫楊義，粗知文字，隨姚安公在滇時，忽夢二鬼持朱票來拘，標名曰「楊叉」。義爭曰：「我名楊義，不名楊叉，爾定誤拘！」二鬼皆曰：「叉字上尚有一點，是省筆義字。」義又爭曰：「從未見義字如此寫，當仍是叉字，誤滴一墨點。」二鬼不能強而去。同

寢者聞其嚙語，殊甚了了。俄姚安公終養歸，義隨至平彝，又夢二鬼持票來，乃明明楷書楊義字。義仍不服曰：「我已北歸，當屬直隸城隍，爾雲南城隍，何得拘我？」喧詬良久。同寢者呼之乃醒，自云：「二鬼甚憤，似必不相捨。」次日行至滇南勝境坊下，果馬蹶墮地卒。

余在烏魯木齊，畜數犬。辛卯賜環東歸，一黑犬曰四兒，戀戀隨行，揮之不去，竟同至京師。途中守行篋甚嚴，非余至前，雖僮僕不能取一物。稍近，輒人立怒齧。一日，過關展七達坂（達坂，譯言山嶺，凡七重，曲折陡峻，稱為天險）。車四輛，半在嶺北，半在嶺南，日已曛黑，不能全度。犬乃獨臥嶺巔，左右望而護視之，見人影輒馳視。余為賦詩二首曰：「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露宿且隨予。夜深奴子酣眠後，為守東行數輛車。」「空山日日忍饑行，

冰雪崎嶇百廿程。我已無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紀其實也。至京歲餘，一日，中毒死。或曰：「奴輩病其司夜嚴，故以計殺之，而托詞於盜，想當然矣。」余收葬其骨，欲為起塚，題曰「義犬四兒墓」。而琢石象出塞四奴之形，跪其墓前，各鐫姓名於胸臆，曰趙長明，曰于祿，曰劉成功，曰齊來旺。或曰：「以此四奴置犬旁，恐犬不屑。」余乃止。僅題額諸奴所居室，曰「師犬堂」而已。初翟孝廉贈余此犬時，先一夕，夢故僕宋遇叩首曰：「念主人從軍萬里，今來服役。」次日得是犬，了然知為遇轉生也。然遇在時，陰險狡黠，為諸僕魁。何以作犬反忠蓋？豈自知以惡業墮落，悔而從善歟？亦可謂善補過矣。

狐能化形，故狐之通靈者，可往來於一隙之中，然特自化其形耳。宋蒙泉言，其家一僕婦，為狐所媚，夜輒褫衣無寸縷，自窗

櫺舁出，置於廊下，共相戲狎。其夫露刃迫之，則門鍵不可啟，或掩扉以待，亦自能堅閉，僅於窗內怒詈而已。一日，陰藏烏銃，將隔窗擊之，臨期覓銃不可得。次日，乃見在錢櫃中。銃長近五尺，而櫃口僅尺餘，不知何以得入，是並能化他形矣。宋儒動言格物，如此之類，又豈可以理推乎？姚安公嘗言：「狐居墟墓，而幻化室廬，人視之如真，但不知狐自視如何耳？狐具毛革，而幻化粉黛，人視之如真，不知狐自視又如何？不知此狐所幻化，彼狐視之更當如何？此真無從而推究也。」

烏魯木齊把總蔡良棟言，此地初定時，嘗巡瞭至南山深處（烏魯木齊在天山北，故呼曰南山）。日色薄暮，似見隔澗有人影，疑為瑪哈沁（額魯特語謂劫盜曰瑪哈沁，營伍中襲其故名。），伏叢莽中密偵之。見一人戎裝坐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

稍遠不可辨，惟見指揮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並姣麗白皙，所衣皆繪彩，各反縛其手，齧棘叩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逕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射可及，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強者，攢射對崖一樹。有兩矢著樹上，用以為識。明日迂迴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塵封，秉炬而入，曲折約深四丈許，絕無行跡。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生平所見奇事，此為第一。考《太平廣記》載，老僧見天人追捕飛天夜叉事，夜叉正是一好女，蔡所見似亦其類歟？

六畜充庖，常理也，然殺之過當，則為惡業。非所應殺之人而殺之，亦能報冤。烏魯木齊把總茹大業言，吉木薩游擊，遣奴入山尋雪蓮，迷不得歸。一夜，夢奴浴血來，曰：「在某山遇瑪哈沁，

為嚙食，殘骸猶在橋南第幾松樹下，乞往跡之。「游擊遣軍校尋至樹下，果血污狼藉，然視之皆羊骨。蓋圍卒共盜一官羊，殺於是也。猶疑奴或死他所。越兩日，奴得遇獵者引歸，始知羊假奴之魂，以發圍卒之罪耳。

李媪，青縣人。乾隆丁巳、戊午間，在余家司爨，言其鄉有農家，居鄰古墓。所畜二牛，時登墓蹂踐。夜夢有人訶責之，鄉愚粗戇，置弗省。俄而家中怪大作，夜見二物，其巨如牛，蹴踏跳擲，院中盞甕皆破碎，如是數夕。至移礮礮於房上，砰然滾落，火燄飛騰，擊搗衣砧為數段。農家恨甚，乃多借鳥銃，待其至，合手擊之，兩怪並應聲踏。農家大喜，急秉火出現，乃所畜二牛也。自是怪不復作，家亦漸落。憑其牛以為妖，俾自殺之，可謂巧於播弄矣。要亦乘其獷悍之氣，故得以假手也。

獻縣城東雙塔村，有兩老僧共一庵。一夕，有兩老道士叩門借宿，僧初不允，道士曰：「釋道雖兩教，出家則一，師何所見之不廣？」僧乃留之。次日至晚，門不啟，呼亦不應。鄰人越牆入視，則四人皆不見，而僧房一物不失。道士行囊中藏數十金，亦具在。皆大駭，以聞於官。邑令粟公千鍾來驗，一牧童言村南十餘里外，枯井中似有死人。馳往視之，則四屍重疊在焉，然皆無傷。粟公曰：「一物不失，則非盜；年皆衰老，則非姦；邂逅留宿，則非仇；身無寸傷，則非殺。四人何以同死？四屍何以並移？門扃不啟，何以能出？距井曠遠，何以能至？事出情理之外。吾能鞫人，不能鞫鬼。人無可鞫，惟當以疑案結耳。」逕申上官，上官亦無可駁詰，竟從所議。應山明公晟，健令也，嘗曰：「吾至獻即聞是案，思之數年，不能解。遇此等事，當以不解解之，一作聰明，則決裂百出矣。人

言粟公憤憤，吾正服其憤憤也。」

《左傳》言，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小奴玉保，烏魯木齊流人子也。初隸特納格爾軍屯。嘗入谷追亡羊，見大蛇巨如柱，盤於高崗之頂，向日曬鱗。周身五色爛然，如堆錦繡。頂一角，長尺許，有群雉飛過，張口吸之，相距四五丈，皆翩然而落，如矢投壺，心知羊為所吞矣。乘其未見，循澗逃歸，恐怖幾失魂魄。軍吏鄔圖麟因言：「此蛇至毒，而其角能解毒，即所謂吸毒石也。見此蛇者，攜雄黃數斤，於上風燒之，即委頓不能動。取其角，鋸為塊。癰疽初起時，以一塊著瘡頂，即如磁吸鐵，相黏不可脫。待毒氣吸出乃自落。置人乳中，浸出其毒，仍可再用。毒輕者乳變綠，稍重者亦青黯，極重者變黑紫。乳變黑紫者，吸四五次，乃可盡。餘一二次癒矣。」余記從兄懋園家有吸毒石，治癰疽頗驗。其質非木非石，

至是乃知為蛇角矣。

正乙真人能作催生符，人家多有之。此非禱雨驅妖，何與真人事？殊不可解。或曰：「道書載有二鬼，一曰語忘，一曰敬遺，能使人難產。知其名而書之紙，則去。」符或制此二鬼歟？夫四海內外，登產蓐者，殆恒河沙數，其天下只此語忘、敬遺二鬼耶？抑一處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其名皆曰語忘、敬遺也？如天下止此二鬼，將周遊奔走而為厲，鬼何其勞？如一處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則生育之時少，不生育之時多，擾擾千百億萬，鬼無所事事，靜待人生育而為厲，鬼又何其冗閒無用乎？或曰：「難產之故多端，語忘、敬遺其一也，不能必其為語忘、敬遺，亦不能必其非語忘、敬遺，故召將試勘焉。」是亦一解矣。第以萬一或然之事，而日日召將試勘，將至而有鬼，將驅之矣；將至而非鬼，將且空返，不瀆

神矣乎？即神不嫌瀆，而一符一將，是煉無數之將，使待幽王之烽火。上帝且以真人一符，增置一神，如諸符共一將，則此將雖千手千目，亦疲於奔命。上帝且以真人諸符，特設以無量化身之神供捕風捉影之役矣，能乎不能？然趙鹿泉前輩有一符，傳自明代，曰高行真人精煉剛氣之所畫也。試之，其驗如響。鹿泉非妄語者，是則吾無以測之矣。

俗傳張真人廝役皆鬼神，嘗與客對談，司茶者雷神也，客不敬，歸而雷霆隨之，幾不免。此齊東語也。憶一日，與余同陪祀，將入而遺其朝珠，向余借，余戲曰：「雷部鬼律令行最疾，何不遣取？」真人為蹶然。然余在福州使院時，老僕魏成，夜夜為祟擾。一夜，乘醉怒叱曰：「吾主素與天師善，明日寄一札往，雷部立至矣！」應聲而寂。然則狐鬼亦習聞是語也。

奴子王廷佐，夜自滄州乘馬歸。至常家磚河，馬忽辟易。黑暗中見大樹阻去路，素所未有也。勒馬旁過，此樹四面旋轉，當其前盤繞。數刻馬漸疲，人亦漸迷。俄所識木工國姓、韓姓從東來，見廷佐癡立，怪之，廷佐指以告。時二人已醉，齊呼曰：「佛殿少一梁，正覓大樹。今幸而得此，不可失也！」各持斧鋸奔赴之，樹條化旋風去。《陰符經》曰：「禽之制在氣。」木妖畏匠人，正如狐怪畏獵戶。積威所劫，其氣斂足以懾伏之。不必其力之相勝也。

寧津蘇子庾言，丁卯夏，張氏姑婦同刈麥，甫收拾成聚，有大旋風從西來，吹之四散。婦怒，以鎌擲之，灑血數滴漬地上。方共檢尋所失，婦倚樹忽似昏醉，魂為人縛至一神祠。神怒叱曰：「悍婦乃敢傷我吏，速受杖！」婦性素剛，抗聲曰：「貧家種麥數畝，資以活命。烈日中婦姑辛苦，刈甫畢，乃為怪風吹散。謂是邪祟，

故以鎌擲之，不虞傷大王使者。且使者來往，自有官路，何以橫經民田敗人麥？以此受杖，實所不甘！」神俛首曰：「其詞直，可遣去。」婦蘇而旋風復至，仍卷其麥為一處。說是事時，吳橋王仁趾曰：「此不知為何神，不曲庇其私昵，謂之正直可矣。先聽膚受之訴，使婦幾受刑，謂之聰明，則未也。」景州戈荔田曰：「婦訴其冤，神即能鑒，是亦聰明矣。倘訴者哀哀，聽者憤憤，君更謂之何。」子庾曰：「仁趾責人無已時，荔田言是。」

四川藩司張公寶南，先祖母從弟也，其太夫人喜鰲臚。一日，庖人得巨鰲，甫斷其首，有小人長四五寸，自頸突出，繞鰲而走。庖人大駭仆地，眾救之蘇，小人已不知所往。及剖鰲，乃仍在鰲腹中，已死矣。先祖母曾取視之。先母時尚幼，亦在旁目睹。裝飾如職貢圖中回回狀：帽黃色，褶藍色，帶紅色，靴黑色，皆紋理分明

如繪，面目手足，亦皆如刻畫。館師岑生識之，曰：「此名鰲寶，生得之，剖臂納肉中，則啖人血以生。人臂有此寶，則地中金銀珠寶之類，隔土皆可見。血盡而死，子孫又剖臂納之，可以世世富。」庖人聞之，大懊悔，每一念及，輒自批其頰。外祖母曹太夫人曰：「據岑師所云，是以命博財也。人肯以命博，則其計多矣，何必剖臂養鰲？」庖人終不悟，竟自恨而卒。

孤樹上人，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明崇禎末，居景城破寺中。先高祖厚齋公嘗贈以詩。一夜，燈下誦經，窗外窸窣有聲，似人來往，呵問：「為誰？」朗應曰：「身是野狐，為聽經來此。」問：「某剎法筵最盛，何不往聽？」曰：「渠是有人處誦經，師是無人處誦經也。」後為厚齋公述之。厚齋公曰：「師以此語告我，亦是有人處誦經矣。」孤樹憮然者久之。

李太白夢筆生花，特睡鄉幻景耳。福建陸路提督馬負公書，性耽翰墨，稍暇即臨池。一日，所用巨筆懸架上，忽吐燄，光長數尺，自毫端倒注於地。復逆卷而上，蓬蓬然，逾刻乃斂。署中弁卒皆見之。馬公畫為小照，余嘗為題詩。然馬公竟卒於官，則亦妖而非瑞矣。

史少司馬抑堂，相國文靖公次子也。家居時忽無故眩瞽，覺魂出門外，有人掖之登肩輿。行數里矣，復有肩輿，自後追至，疾呼。且往視之，則文靖公也。抑堂下輿叩謁，文靖公語之曰：「爾尚有子孫未出世，此時詎可前往？」揮鼻者送歸。霍然而醒，時年七十四。次年舉一子，越兩年又舉一子，果如文靖公之言。此抑堂七十八歲時，至京師親為余言。



經典古籍新編